hongshi

弘誓編輯室報告

印公導師高足、人間佛教法將——慧瑩長老尼，在4月23日中午遠颺淨域，安詳示寂，港、台二地佛弟子至深哀悼！

慧瑩長老尼在香港佛教界，以其弘傳正法之堅持、簡樸自處之生活，以及財法二施之寬廣胸懷，甚受各方欽敬。長老尼對昭慧法師有提攜、拔擢之恩，對弘誓學團則有二十多年慈悲護念之情，在弘誓師生的心目中，對長老尼有著無比的敬愛之情。因此學院新校舍建成之後，特將右棟命名為「瑩恩樓」，以永遠銘記雙瑩長輩（長老尼與花蓮慈善寺達瑩長老尼）之恩澤。

為了讓讀者回顧長老尼的慈風德範，本期特製作追思專輯。第一單元「典範長存」，首先是昭慧法師〈廣大喜捨的常精進菩薩——禮讚上慧下瑩老法師〉一文，法師描繪長老尼如白蓮花般芬芳淨潔的人格，一生安忍刻苦以奉獻三寶、孝敬師長、護念後學的典範。接著的〈慧瑩法師小傳〉，是由香港《妙華會訊》主編何翠萍居士依老法師相關資料與口述歷史，精心編撰而成。主編再從妙華佛學會甫出版的《慧瑩法師文集》當中，擇選了長老尼最後的兩篇遺作〈從小親近茂峰法師〉、〈一個好機會〉，並從第94期已刊的〈慧瑩長老尼口述歷史訪談錄〉，摘錄了兩段長老尼早年求法的感人事蹟。在這幾篇短文當中，長老尼憶述了茂峰長老、遠參長老、法舫長老的法乳深恩，讀者當可於此領略長老尼念恩不忘而為法忘軀的精神！

第二單元「無限追思」，刊出六篇追思文，分別是：昭慧法師為《慧瑩法師文集》所作之序〈蠟炬成灰淚始乾〉，述介長老尼為法忘軀的修持意境與生命寫照。何翠萍〈目擊道存——送別恩師慧瑩長老尼〉，追憶了長老尼最後的生命點滴。梁志高〈吾師遺教〉，述介長老尼最後的遺訓。楊福儀〈憶述往事　緬懷恩師〉，憶述如山師恩與慈風德範。孔亮人〈別了，慧瑩法師〉，敘述了追思法會過程中的心情點滴。

最後再以昭慧法師的〈慧瑩老法師示寂日誌〉（摘自臉書留言錄）作結。

感謝何翠萍、勞海新、麥紹斌等居士的協助，提供了珍貴老照片與長老尼遺稿，讓本期追思專輯更具紀念意義。有關長老尼的生平事蹟，請讀者參閱本刊第94期「淨若冰雪，堅逾磐石——慧瑩長老尼九秩嵩壽紀念專輯」（2008年8月出版）。

「光風霽月」單元，是兩篇動態報導，也側寫了兩位典範人物，一是〈與ACC的校際交流座談側記——慧禮法師蒞臨玄奘大學記〉，側記昭慧法師與慧禮法師晤面的過程，對慧禮法師無私無我而存念衆生的讚佩之情。二是〈羅宗濤講座教授榮退演講記〉，法師略述羅先生演講的菁華內容，側寫羅先生溫和儒雅的文人風骨。

「人間燈火」單元刊出三篇文章，〈拜會馬總統談反賭議題〉分享昭慧法師與全國環境會議代表七人，於4月22日拜會馬英九總統時，針對動保與反賭議題，所提出的建言；以及與前監察院長陳履安先生、前台北市文化局長謝小韞女士、前新北市文化局長卿敏良女士等茶敘的經過與感言。〈動物權國際學術會議籌備會側記〉，預告了明年四月將舉辦的動物權國際學術會議，擬邀請兩位西方動物倫理大師Peter Singer與Tom Regan蒞會作主題演講，精采可期！會中昭慧法師對於錢永祥教授提問的回應，雖然無關動保主題，但是非常精闢。最後一篇是來自武漢大學哲學博士生李思凡與徐弢教授的大作：〈以人為本的菩薩觀——印順人間佛學的論題核心〉，追溯「菩薩觀」的起源、本意與演化，分析印順導師人間佛教思想的論題核心「人菩薩行」。本文是去年的來稿，礙於篇幅所限，至本期方予刊出。

謹以上述篇章供養讀者，點滴編、寫、排、校功德，則謹此迴向並祈願上慧下瑩長老尼，於淨土稍事休歇之後，駕返人間弘傳正法，濟渡有情！

總編輯　釋傳法

廣大喜捨的常精進菩薩

——禮讚上慧下瑩老法師

■釋昭慧

筆者所深深敬愛的上慧下瑩老法師，已於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午，於香港伊利莎伯醫院安詳捨報示寂，世壽九十五歲。

筆者與性廣法師於老法師示寂兩天後（二十五日下午）赴港，至法雲蘭若的老法師蓮位前默哀、誦經，向共修的佛友講述《金剛經》中，菩薩安住其心、降伏其心的要領——「離四相」義，並略述老法師「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而奉獻佛教、孝敬師長、護念後學的典範。以此而向大家慰勉道：

「老法師無住相的財法二施，廣大福德不可思量，色身雖逝而恩澤綿長。既然衰朽身軀已經配不上芳潔心靈，老法師終當遠颺光明淨域，因此吾人於緬念令德之時，不妨謹遵教囑，以法相會，則老人家於常寂光中必當欣然頷首。」

之所以會選《金剛經》於其蓮座前覆誦，之所以會提及「老法師無住相的財法二施」，那是因爲，老法師依德學感召，在香港福緣廣大，善信人等每以財物供養，聊表敬愛之寸衷。但她總是將善信供養逐一攢積，待到返台之時，供養導師，布施佛教文教機構。本院、筆者與性廣法師，即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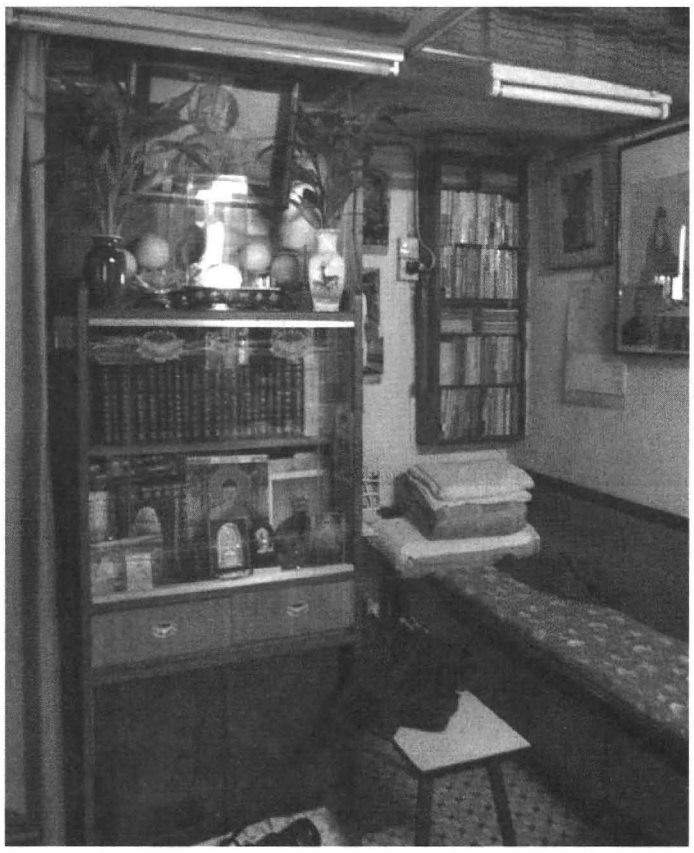
慧瑩長老尼在慧瑞、慧璨、德杰法師陪同下，率領香港佛教護法一行十四人蒞院參訪。（民國 92.12.28）

而長期蒙受老法師之恩慈。

老法師喜捨之心廣大，個人則自奉甚儉，身無長物。自一九七三年，即安住於法雲蘭若庭園中之小茅篷以用功辦道。茅篷簡陋窄小，四壁皆書，小床兼作長椅，白日坐以用功，晚間就此休歇。連浴廁都是後來增建在屋外的小鐵皮屋。這樣刻苦的生活，她老人家一住就是三十多個年頭，平素則僕僕風塵於沙田與九龍之道途，至妙華佛學會爲香港佛友講經說法。直到二〇〇九年五月間摔傷肋骨之後，才入住志蓮護理安老院。

老法師是一位標準的「常精進菩薩」，回顧她的一生——童蒙聞教，戰亂年頭僕僕風塵，求法不懈，至佛學院擔任監學，於小學任教並兼校長一職，於茅蓬禁足用功，於香江長期弘化，至廣州與國外弘法，老法師一路走來，始終如一，造次、顛沛，不改其志，在她的人生字典裡，竟沒有一個「累」字。

老法師於老耄之年，依然獨住法雲蘭若的小茅蓬，並且每日勤於經行，期能維持健康的體魄，避免老來衰病，造成他人照顧的負擔。好長一段時日，老法師在花蓮慈濟醫院治病，癒後於靜思精舍療養。證嚴法師非常珍惜這段師兄弟的法緣，特派兩位弟子輪番照護老法師，並挽留她常住此間。但老法師還是



老法師茅篷一角。小床只有大約45公分的寬度，白天充當座椅。

婉謝了這份厚意。

每次慈濟療程結束，返港之後，老法師總是立即抱病投入持續的弘法工作，未稍休歇，直到再度病倒爲止。因此筆者曾撰文禮讚道：

長老尼一生是佛門「法將」，以「將士自當戰死沙場」的豪情，必當待到弘法的最後一點氣力用盡，否則絕不休歇。因此過往一再婉謝大家的好意，說自己不願意做一個「廢人」。……在她老人家身上，筆者真正感受到商隱詩的心境：「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那是一種全身全心無私地奉獻三寶的坦然與從容。[1]

1.釋昭慧：〈斯是陋室，維師德馨！〉，《弘誓雙月刊》第94期，http://www.hongshi.org.tw/writings.aspx?code=8D241A8C919C8C1ED6DB0C816E33348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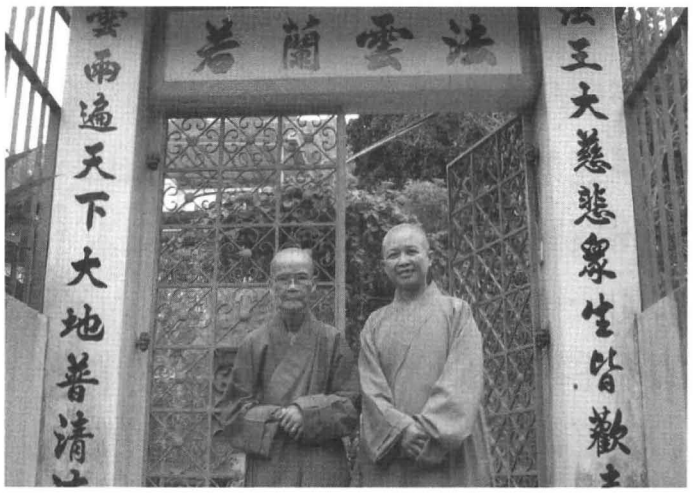
昭慧法師至天津參加弘一大師研討會，與性廣（左二）、悟殷（右二）、海青法師（右一）一行，回程至香港拜會慧瑩長老尼，長老尼特別帶法師至明珠學校拜會黃家樹校長，並向法師們盛讚黃校長之中觀智慧，高超卓絕。（民國 81.10.10）

及至嚴重跌倒而送醫救護，老法師才勉爲其難地接受了弟子們的建議，安住在志蓮淨苑的安老院裡。當其時，她竟然還想選擇價格最便宜的大房間，與一群老人共同安住。但老法師的弟子陳家和伉儷十分不捨，堅持爲她訂了一間雙人房，讓老法師僅與一位老人共住，以維持寧靜修道的生活品質。

老法師晚年行動已漸不便，幸有孝順的妙華弟子輪流隨侍，這才讓我們稍感放心。但由於安老院一到晚間，家屬都得離開，這讓老人家於夜間獨宿時，難免得忍受諸多不便。筆者時思奉養並承歡膝下，因此幾度禮請老法師，於弘誓這座綠地寬敞的田園道場安養餘年，期望老人家日夜都有學衆照護。但老法師總是誠懇告知：「學院是個辦學的地方，我不宜打擾大家！」並且承諾：「等到病好些，我會回台灣，到學院來看望大家！」

即使已臥病於安老院中，她老人家的喜捨布施，還是一如往昔。每回筆者到香港去探望她，老法師總是塞個大紅包，外加信衆所供養的上好食品與用品，讓我滿載而歸。

近月以來，老法師從安老院轉至港府所辦的伊利莎伯醫院，於此就醫、住院，並於此捨報。老人示寂之後，我向翠萍詢問病房情況，才知老法師安住的是八人團體病房。八人房的空間有限，且修道人與世俗人的生活習慣相差甚大，因此老法師難免要忍受嘈雜之苦。不祇如此，翠萍還轉述老法師的遺囑交代：「辦理喪事宜簡化，……骨灰散放在山上林下，不設靈位，不留痕跡。」



昭慧法師參訪香港法雲蘭若，與慧瑩長老尼合影於山門前。對聯「法王大慈悲衆生皆歡喜，雲雨遍天下大地普清涼」，是慧瑩長老尼題詞。（95.9.19 檔案照片）

作爲一位小學校長退休的杏壇師鐸，作爲一位妙華佛學會會衆敬愛的領導人，讓老法師過一環境舒適的修道生活，其實並不困難，但是老法師始終堅持簡約，連老時、病時乃至死後，都毫無例外。在筆者三十餘年的修道生涯

九十一年元月初，香港慧瑩長老尼由勞海新居士陪同，返台拜望印順導師，一月四日上午陪同導師自花蓮靜思精舍返回台中華雨精舍。下午於華雨精舍書齋與印順導師合影（後排左起：慧理、慧瑩、性廣、常光、明聖、昭慧法師）。（民國 9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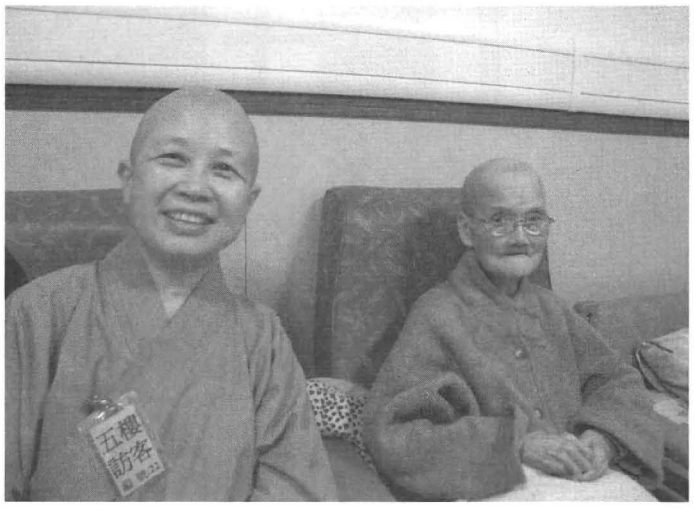
裡，見過許多值得尊敬的僧中典範，然而像這般以大精進力大喜大捨，而讓自己幾近一無所有的修道人，筆者還眞是向未之見！老法師雖是求仁得仁，作晚輩的我們，當然還是會深深不捨！

老法師雖然交代「後事從簡」，但妙華佛友還是在不違遺言的前提下，爲老法師辦了一個簡單隆重的追思禮，並且向來賓致贈了兩千冊的《慧瑩法師文集》，這可說是追思師長最美好的「法供養」，對來賓而言，也是將老法師的智慧結晶，作了完美的「法布施」。

講到這部文集，筆者不免深感懺悔！原來早在三月間，主編麥紹彬居士已請筆者爲該書撰序，並於函中告知：「關於文集之出版，長老尼本屬意昭師寫作序言，惟長老尼慈悲，恐昭師事忙不便打擾」。筆者連忙回函表示：這是筆者的榮幸，但最近一直到研討會（指四月六至七日的第十二屆印順導師研討會）結束前，完全抽不出時間。麥居士承諾筆者，可於四月二十六日以前交卷。但萬萬沒有料到，老法師竟然先此一步，於四月二十三日即行示寂。

二十五至二十六日，筆者與性廣法師剛從香港弔唁返來，麥居士已來函催稿，告知：本文集擬於治喪期間，作爲紀念品贈予法眷弟子，以資留念。全書大樣已排好，只等著筆者的序文。這讓筆者不得不趕在二十九日凌晨，銜哀提筆以寫就之。想到這篇序文，未能於老法師生前及時呈奉座下，眞是無限懺悔，而又倍感遺憾！

在老法師高遠的意境裡，早已視死亡如遠行；而老邁衰朽的身軀，也早已搭配不上老法師——那大喜大捨而又恆常精進的堅貞心志。因此老法師這一揮別，走得十分灑脫！殷切祈願：老法師在光明淨土，依慈心大願以重整裝備，展開新一期的菩提旅程，帶領吾等諸佛子衆，共同打造人間淨土！



昭慧法師至香港樹仁大學參加研討會時，先行至志蓮安老院拜會慧瑩老法師，是最後一次與老法師的晤面。（101.4.2 檔案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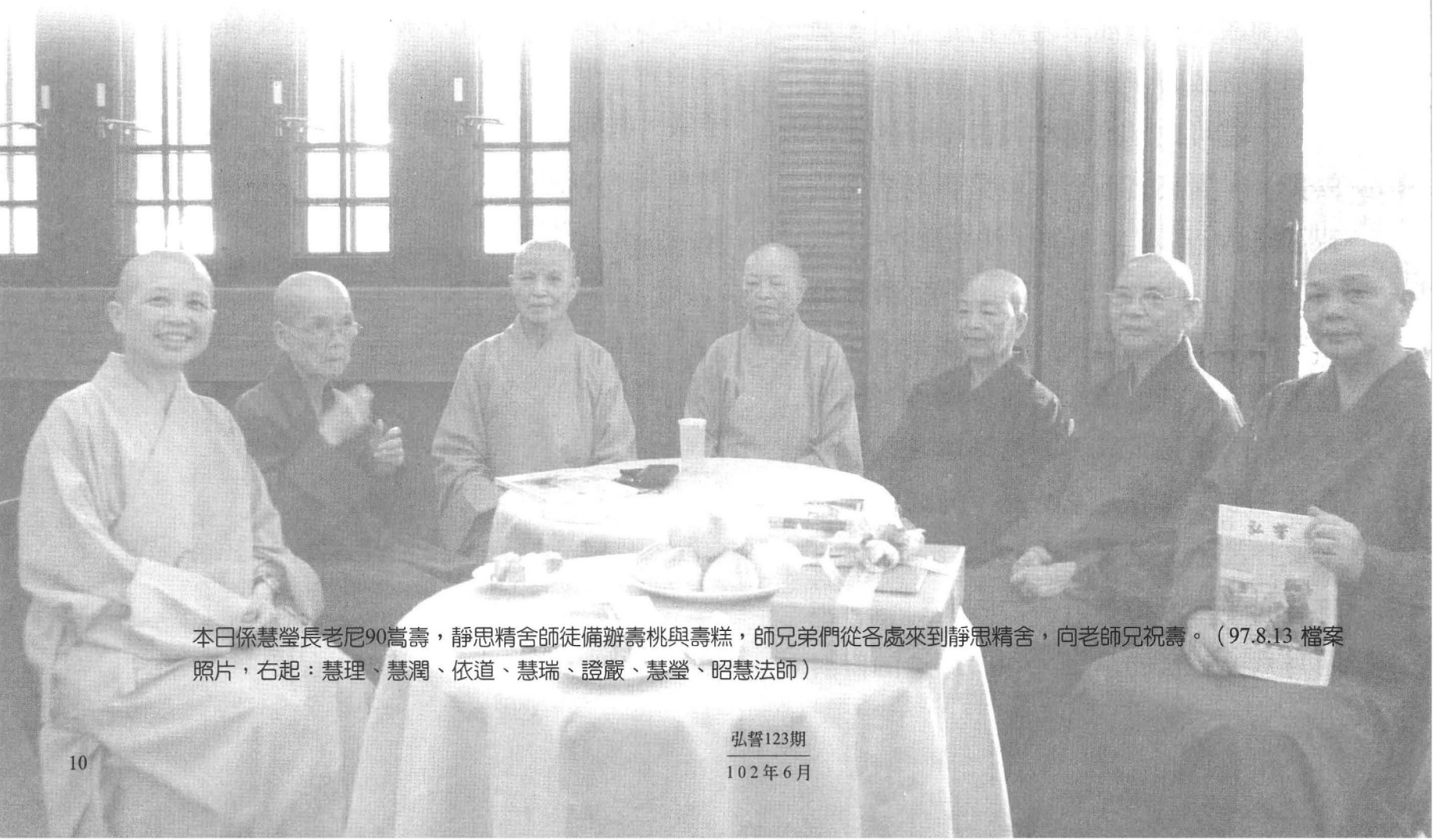
慧瑩法師小傳

■何翠萍（《妙華慧訊》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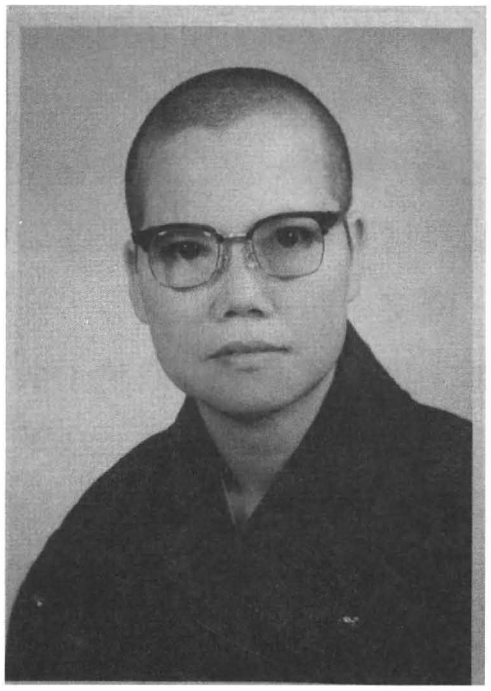
一九一九年九月六日，慧瑩法師生於廣東順德龍江之麥朗鄉，俗名黃柳珍。由於她出生於農曆閏七月，所以，不是每年都有生日，有時候，要二、三十年才有一次生日。她的媽媽很忌諱，以爲提生日會長不大，因此不應該提生日，柳珍從小到大都沒有提過生日。尤其是長大後，她知道生日是「母難日」，根本不應開生日會慶祝生日，只應誦經和做功德回向母親。所以，每年的生日，她都會讀誦《金剛經》回向母親，並且把自己以往所做的功德回向母親。

柳珍的父親黃浩泉與朋友合作，在廣州開設一間餅店，柳珍的母親麥麗英和庶母廖杏住在順德，在鄉下也開了一間小店鋪，廣州常常寄很多餅回去賣，同時也賣很多零食，因爲母親很會做花生糖、甘草欖等等的零食。柳珍的母親生了二女一子，柳珍排行第二，上有一姐，下有一弟。後來，庶母也生了一子一女。

一九二四年，柳珍五歲時，祖母往生，由於姑姑黃旺琴信佛，在七七四十九日守孝期間，希望家中上下都要吃素菜，但



本日係慧瑩長老尼90嵩壽，靜思精舍師徒備辦壽桃與壽糕，師兄弟們從各處來到靜思精舍，向老師兄祝壽。（97.8.13 檔案照片，右起：慧理、慧潤、依道、慧瑞、證嚴、慧瑩、昭慧法師）



1962年，為了教書，向教育司登記而攝。

家中各人，只有柳珍能堅持吃了那麼長時間的素食。四十九天之後，柳珍不肯再吃葷菜，無論父母怎樣勸說，她都是只吃素菜。可見小小年紀的柳珍，善根早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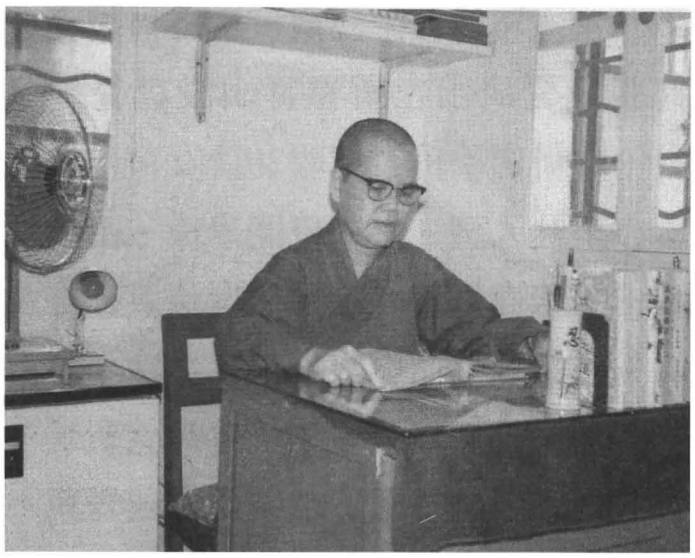
香港盧家昌居士家裏自置有三間佛堂，其中一間叫法源堂，柳珍的姑姑在那裏負責大殿的香燈，每天念誦早晚課。姑姑因上有母親和姐姐而沒有出家，後來母親和姐姐相繼往生了，她就跟隨茂峰法師出了家，法號了明。

一九二五年，六歲的柳珍開始在鄉下讀小學，九歲時在暑假裏曾跟隨姑姑到香港小住，並皈依了茂峰法師，法名「聖乾」。暑假結束後，柳珍繼續回鄉下讀書。柳珍的母親忙於打理家中的小生意，無暇爲柳珍煮素菜。因此柳珍主動提出以後跟隨姑姑到香港生活，免去母親爲她煮素菜的麻煩。父母原以爲柳珍去香港住膩了，一定會很快就回來，誰知柳珍從此甚少回家鄉，反而與香港結下不解之緣。

經盧家老太太同意，柳珍在一九二九年念完國小，十歲開始便跟隨姑姑來港，在法源堂暫住。柳珍來港之後，主要是學習中國佛教的眞常唯心思想和一般的佛教禮規儀式。當時有一位了修尼師跟柳珍很有緣，很細心地教導柳珍一些規矩，很多人不知道了明法師是柳珍的姑姑，還以爲了修法師是柳珍的姑姑。

一九三〇年，澳門無量壽功德林的張壽波居士（即後來之觀本法師，他在母親往生後才出家），在盧家另一個沒有名字的佛堂講經，柳珍天天去聽。張居士要求背經，他講的《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佛遺教經》等，通通都要背，柳珍因而對經文很熟悉。

張居士講了一年經，就回澳門功德林辦佛學班。功德林的房舍，由張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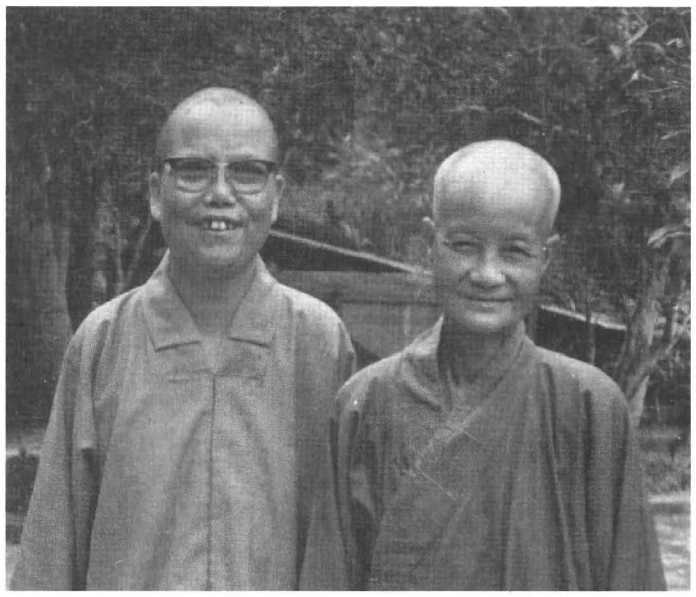
慧瑩法師攝於其茅蓬。所坐處即是其臥床兼坐椅。攝影年日不詳。

送出，並與佛教中人合作改辦爲澳門佛教十方女叢林，開辦佛學班，栽培尼衆，年青的觀志法師任方丈。了修法師要去功德林讀佛學班。了明法師看到柳珍跟了修法師常在一起，於是說：「了修師要去功德林念佛學，妳很喜歡跟她，也跟她一起去念吧！」了明法師講什麼，柳珍都聽從，於是就去了澳門。

功德林施設規模完善，大小職事俱備，常住超過百人，按叢林規矩，每人都要有職位，柳珍因爲年紀小，不堪任其他的職事，則被安排爲觀志法師當侍者。而侍者的工作，每天只須爲方丈打燈籠，於早殿前拜四聖，然後上殿；早餐、午膳前照例出食(施給孤魂野鬼食)，及於做晚課時放蒙山出食（這算是最輕微的職務）。佛學班由張居士負責教，他教佛學，也教中文。

在澳門學習一年半後，佛學班停辦，柳珍回港，每天晚上到堅道的香港佛學會聽經，該會常年講經不輟。一九三二年柳珍十三歲，當時何東夫人何張蓮覺居士在新界青山設寶覺佛學社，開辦佛學班，招收20位女宿生，柳珍亦至此入讀。佛學班開學後，由於當時青山地處偏僻，時有山嵐瘴氣，許多女生不服水土而引致虐疾、發冷。何東夫人見衆人病情嚴重，決定另覓新址，然後在香港跑馬地買地籌建東蓮覺苑，一九三三年建好一部分，一九三五年東蓮覺苑全部落成，因此佛學班、寶覺小學、寶覺中學全部集中在跑馬地東蓮覺苑。

此後，柳珍一直在東蓮覺苑學習，所讀的科目有佛學，也有普通學科，如數學、國文、四書、古文等，佛學由靄亭法師主講，普通學科則請了很多老師來教，柳珍一直念到一九三八年。柳珍在東蓮覺苑期間，得以親近靄亭法師。柳珍在十四歲那年，於靄亭法師座下受五戒，法名「本眞」。從此之後，她即以「黃本眞」爲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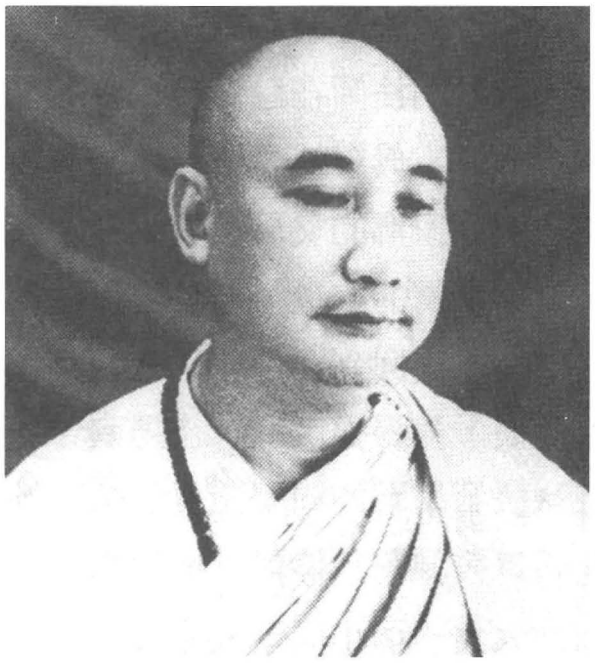
與東蓮覺苑的同學慧真法師（右）合照。慧真法師於1932年從青山寶覺學校開始唸書，原名了三，年紀比慧瑩法師大很多。

本眞還是東蓮覺苑學生的時候，小學部沒有佛學課，林苑長認爲小學應該要用一些佛學的教育來感化學生，就叫本眞編一些佛學課，或是勸善的故事，去小學部學習教學生，那時候本眞不是老師，應該是不能教學，但苑長跟教育司很熟，苑長也很有面子，跟教育司講一講，教育司也順她的意，於是本眞就去小學部教佛學課。

本眞的姑姑了明法師原住在茂峰長老的道場東普陀，但因爲與荃灣東普陀水土不合，常常發冷生病，身體不好。大嶼山鹿湖慧修院的水土好，是她的師兄建造的，住的人不多，於是就請了明法師去住。一九三九年，本眞送了明法師到慧修院，也就住在一起。從東蓮覺苑出來，本眞二十歲，她就想在慧修院自修讀經。慧修院有幾個年輕人，本眞的一個同學也住在那裏，一位師兄對本眞說：「妳懂得還是不多，我們想請慈航法師來教我們。」於是大家就請慈航法師來慧修院，住下來講《楞嚴經》，還有其他一些法師，很仰慕慈航法師，也來慧修院，住下來聽經。在此期間，經慈航法師提議，本眞再一次皈依，法名「慈純」。

因爲慈航法師帶了幾位徒弟來，而慧修院旁邊的竹園地方比較大，後來便改在那裏設慈航講舍，講授唯識與因明，參學者多爲尼衆，本眞從無缺席。慈航法師講課很精勤，早一點天亮，他就早一點上課，晚一點天黑，他就晚一點才下課，慈航法師的作風是每個徒弟，都要輪流練習演講，講習內容由慈航法師指派。慈航法師講了八個月，又把慈航講舍搬到新界大埔碧廬繼續講經。一九四〇年，慈航法師離開香港，隨太虛大師帶領的東南亞訪問團出國。

後來，本眞有些同學由東蓮覺苑指派，去了澳門功德林擔任當家、知客、



慈航長老法相（取自網站 97.7.29）

維那等職事，並請竺摩法師來教佛學班，講授《八識規矩頌》和《解深密經》。本眞知道後，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一年，也去了澳門功德林，與那些同學一起，親近竺摩法師大約一年半的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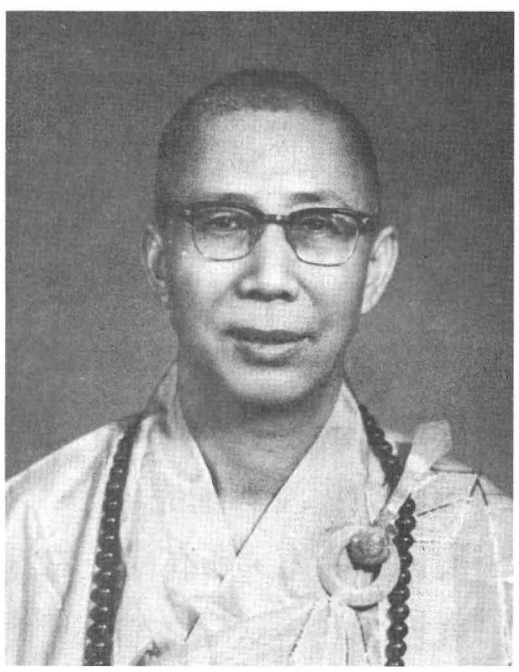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佛學班停辦，竺摩法師也離開，本眞便回到香港東蓮覺苑。回來後，林楞眞苑長對本眞說：「妳在外面學了很久，回來要講課了。」本眞在慈航法師那裏學了《八識規矩頌》，到竺摩法師那裏，學的也是《八識規矩頌》，剛剛學完兩遍，比較熟一點，於是本眞在九月爲甲班開講《八識規矩頌》，爲乙班講唯識三字經，晚間則到華南醫學院學中醫。但過了不久，唯識還沒有講完，十二月香港淪陷，被日軍佔領，所有學校停課。

一九四二年春天，本眞接到通知，姑姑了明法師在大嶼山病重，於是上山

陪伴身體日差的了明法師。在上山後的第十天，了明法師在慧修院往生，享年四十八歲。本眞辦好了明法師的身後事之後下山。家鄉的父母，看到很多人逃難，擔心本眞的安危，於是寫信催促本眞回鄉。本眞回到順德住了九個月，非常不習慣，覺得很沉悶，後遇到曾一起跟竺摩法師學習的同學照眞法師，她因爲淪陷以後佛學班停辦，而回到家鄉，在順德大良一個小廟聚龍庵裏教十幾個小孩。

廣西梧州西竺園的清涼法師，請竺摩法師到西竹園開辦佛學班，但是竺摩法師當時在澳門，跟高劍父學國畫，還有工作沒有完，答應遲一點才到西竺園開辦佛學班。竺摩法師寫信派本眞與照眞法師兩人先去辦初級佛學班，等他來了再辦高級班。

一九四三年正月，一位年輕比丘幻齊法師，從梧州回到澳門，竺摩法師便



竺摩長老法相（取自網站 97.7.29）

西竺園（取自網站 97.7.29）

拜託他到順德鄉下帶本眞和照眞法師去梧州。那時鄉下還是淪陷區，去梧州要冒險，很不容易，他們晚上從九江偷渡過江，到沙坪趕陸路去梧州。到了梧州西竺園，清涼法師叫本眞與照眞法師開初級佛學班，教他的徒弟，人數大約有十個左右。

後來本眞覺得這樣教沒有什麼成績，又看到街上有很多小孩子失學，雖然有官立中心小學，可是收容不了那麼多，還是有很多孩子在街上跑來跑去，就對清涼法師講：「我們兩個人，教您的徒弟都沒有什麼成績，很多很多的小孩子，政府學校都收不了，很多小孩失學，沒有機會讀書，我們可不可以辦一個普通的小學，收容那些孩子，這不是更有意義？」

清涼法師聽了也同意，他認識廣西省立中學的何校長及朱主任，就托他們幫忙申請，後來辦學校的申請批准了，叫做「梧州西竺園補習學校」，收容附近的失學兒童，一開始就已經收生七十多人，後來仍陸續有小孩子來報讀，本

眞和照眞法師就在那裏義務教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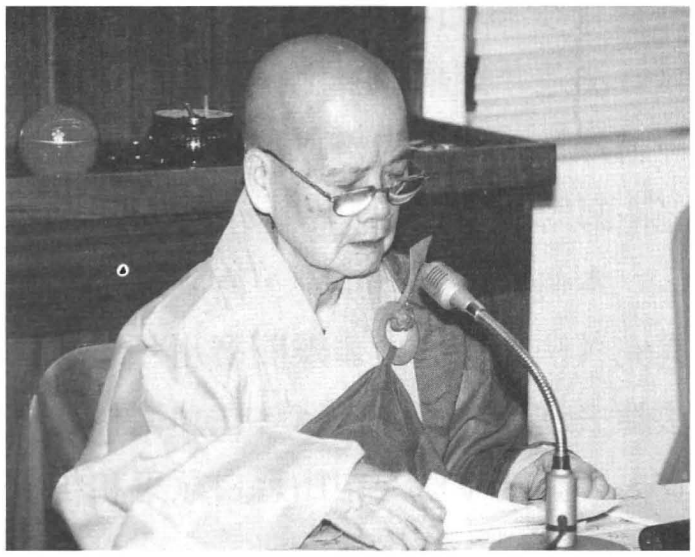
一九四四年，梧州亦被戰火波及，時有飛機轟炸，政府下令梧州疏散，西竺園的當家師妙眞法師，帶本眞等人逃難到容縣一個停止經營的鹽莊，在那裏住了好幾個月。一九四五年二月，本眞二十五歲，遇見一位曾在東蓮覺苑寶覺小學教過的學生，這位學生介紹本眞到廣西偏僻的學校教書。當時本眞曾想過：爲何我會來到這樣偏僻的學校教書呢？是戰時環境造成，沒法子啦。心裏好像很不得已。其實，那時她已學佛多年，因而轉念一想：來到這裏也不是很勉強的，如果我不來這裏，又哪有機會與他們結緣？這樣一想，心裏就很安樂了，不再覺得爲難。

抗日戰爭結束之後，本眞回到梧州西竺園，香港東蓮覺苑林苑長寫信來要本眞回東蓮覺苑，本眞打算取道廣州回香港。一九四六年初，本眞從梧州回到廣州，但由於和平初期，治安未靖，九廣鐵路火車經常出事，本眞只好投靠照眞法師的師父裕法尼師。前兩年照眞法師因病往生，令裕法法師非常傷心。她見到本眞，猶如見到自己的徒弟，待本眞非常好。她擔心本眞回港路上的安全，因而不肯馬上讓本眞回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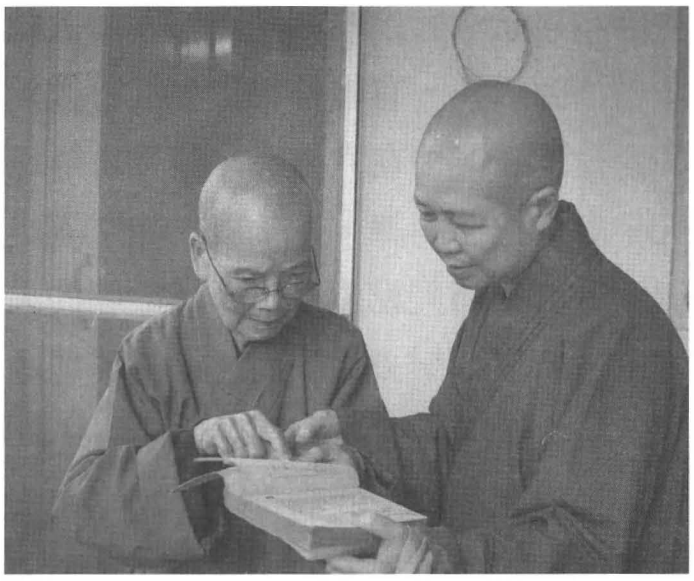
滯穗期間，觀本法師在廣州逝世，觀本法師的弟子在廣州菩提精舍打佛七，本眞前往拜祭，碰到一位東蓮覺苑的同學馮慈德，以前跟她一起聽過觀本法師和慈航法師講經。她介紹本眞去聽遠參法師講經，有幾位曾參加抗日戰爭的退役比丘，住在六榕寺，遠參法師每天早上爲他們講課，下午就在如來庵講經。本眞曾聽人說遠參法師是改經的大魔王，所以不想去聽。馮慈德認眞地勸說：「妳都沒有聽過，聽聽再講啊！」

本眞聽從同學的勸告，每天早上去六榕寺聽經，下午去如來庵聽經，剛去的時候，聽到遠參法師批評中國佛教，心裏很不服氣，還跟他爭辯，那時什麼都不懂，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但辯不了幾句，就覺得遠老法師講得很有道理。

裕法法師住在光復中路，離如來庵較遠。後經如來庵智通法師許可，本眞爲方便聽經而住進如來庵。當時光復後不久，大家吃飯都成問題，但本眞因得聞正法而法喜充滿，不把生活上的窘迫放在心上，就算挨餓也要堅持聽經，後得智通法師慈悲讓她跟隨常住同食，



於妙華佛學會舉行皈依典禮（民國88.12.12 檔案照片）



長老尼指著《唯識史觀及其哲學》的版權頁，說明：第一次出版時，書後列名釋儀模及黃本真記錄，而第二次出版時，則改為張儀模和釋慧瑩。其實是同樣的兩個人。差別只是：前者後來還俗，後者後來出家了。（民國 96.12.12）

才得以聽完遠老法師講《金剛經》、《維摩詰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及《大乘二十頌論》、《大乘掌中論》、《大乘破有論》和《法華經》。本眞跟隨遠參老法師學習這些經論之後，耳目一新，深心佩服！但又覺得遠公作風，似乎方便不足，難以弘揚。

本眞聽經有寫筆記的習慣，後來，維新佛學社把本眞的筆記整理出版成《妙法蓮華經講錄》上、下冊和《維摩經講錄》，讓大衆得以時常可以重溫遠老法師的講經片段。

本眞共聽了一年半，直到遠老法師講完《法華經》，才離開廣州，送智仁法師去澳門功德林掛單。在功德林遇一友人，介紹本眞去中山縣白蕉東和小學教書。

一九四七年，本眞趁假期來到廣州，想去如來庵聽經。有個鄉親前來告知她父親往生的消息，本眞馬上回鄉送別父親。本眞在中山的東和小學教書教了一年，東蓮覺苑的林楞眞苑長多番寫信來催本眞回香港，她認爲本眞是佛教徒，在外面不適合，應該回到佛教的學校，所以本眞在一九四八年回香港青山佛教學校教書，一直教了十年。

本眞利用一九四八年暑假，到大埔碧廬聽法舫法師講《唯識三十頌》。法師講了一個月，本眞就做了一個月的筆記，天天趕給法舫法師修改，除了吃飯睡覺，不停地寫，寫到手指關節變形，到現在都不能復原，筆記後來出版成法舫法師主講的《唯識史觀及其哲學》。

本眞早於一九四三年就讀到印順導師的《印度之佛教》，雖然當時的書赤色紙質很難閱讀，但她看起來卻覺得很有新鮮感，也覺得很有價值，所以多麼艱難都堅持看下去。

一九四八年，本眞再讀到印順導師

1948年（二十九歲）暑假，長老尼於法舫法師座下聞法，做了一個月的筆記，除了吃飯、睡覺，不停地寫，天天趕給法舫法師看，寫到手指關節變形都未能平復。後來出版成書《唯識史觀及其哲學》。（民國96.12.12 檔案照片）

的其他著作，覺得其思想言論，有可貫通之處。而印公的思想立論，都依據歷史發展，所發表的文字，皆有根據，能契理又契機，容易令人心悅誠服，本眞因此認爲，必須依此路線去尋求研學。

本眞讀了印順導師的書，知道他是佛教中有名的學者。導師初學佛時說：「我所認識的佛法與佛教的現狀，距離太遠，到底這原因何在？」於是他決心要找出其所以然，坐言起行，痛下苦功去精研三藏。他特別重視印度佛教史，並參考日本著作的成果，通徹了佛法在廣大的時空流行中，思想怎樣演變，各種學說怎樣產生。他有了心得，不辭勞苦，不斷講學，不斷寫作，有系統地用考據辨異的方式，全部寫出來。他個性溫厚，出語柔和，但無礙於突出他的眞知卓見，令有心學佛的後輩都心悅誠服（在三十年前也有不少人反對）。如今除了保守頑固的思想硬化者外，所有虛心眞心學佛法者，莫不以印公的思想理論爲依歸，印公不但是一位佛學思想家，也是一位實踐佛法的宗教家、道德家，是近代最傑出的德學雙隆的稀世僧寶。於是，本眞決定追隨印順導師修學佛法。

一九四九年，印順導師從大陸到香港。筏可大和尚的侍者文慧，是導師在漢藏教理院的學生，他安頓導師住在大嶼山寶蓮寺。有一次，導師下山到碧廬訪晤法舫法師，本眞在此處第一次見到

1968年與印順導師攝於寶覺分校。時慧瑩法師在寶覺分校，故印順導師來看慧瑩法師。法師自述云：「妙寶經室初開始，導師也來看我。我在那裡，導師都會來看我。」

導師。文慧學問很好，對本眞也很好，把導師的《般若經講記》、《攝大乘論講記》送給本眞，那時《佛法概論》還沒有出版，文慧就把自己寫的筆記送給本眞，並常常在本眞面前讚歎導師，尤其是讚歎導師能夠非常深入透徹地講授中觀。本眞記在心裏，所以，導師到港不久，本眞就建議林苑長禮請導師來講中觀，苑長也眞的請了印順導師來講中觀。

於是本眞就請了代課老師代自己的課，自己跑到東蓮覺苑住下來聽。本眞一到，苑長就說：「這一次妳要當翻譯，以前凡是有外省法師來，都是我自己翻譯，可是這次不能，因爲我有心臟病，醫生叫我不能太勞心。」本眞說：「我不能啊！我聽不懂，不會翻譯。」

與導師合影。時地不詳，可能是民國50~60年。

林苑長說：「不可以啊！我已經聽了妳的話，妳要我請印順導師，我就請了，現在已經請到了，我叫妳翻譯，妳不聽我的話怎麼可以！」本眞是學生，她是老師，也是苑長，老師聽學生的話，學生不聽老師的話，怎麼講得通！本眞無話可說，只好硬著頭皮答應。

導師在寶蓮寺過了中秋，就下山來東蓮覺苑講中觀，在九月份，每天晚上都講，講了整整一個月。本眞在課堂上筆記並現場翻譯成廣東話，後來此筆記整理成《中觀論選頌講記》，於二〇〇七年出版。那時沒有錄音機，只能靠筆記，導師的口音又不容易懂，聽得很勉強，本眞全靠集中精神去聽。印順導師從《中論》中選出七十頌，講得非常清楚。本眞有機會親近印順導師，有機會聽他講佛法，對導師佩服得五體投地。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印順導師在港其間，由於仰慕導師德學的緣故，本眞常常拜訪印順導師，聆聽導師的教誨，直至一九五二年導師離港去台灣爲止。

本眞童年開始學佛，十八、九歲開始爲人講佛學，因而總以爲自己懂得很多。但是親近印順導師之後，驀然驚覺自己什麼都不懂，自己所知實在是太少。本眞在佛教青山學校教書時，常看《海潮音》以及一些臺灣的雜誌，看到導師的文章，心裏就覺得自己這樣教書，不是終身的事業，應該要好好專心的學佛法，才可以弘法。而佛法講得最好的就是印順導師，所以她很渴望親近印順導師，跟隨導師多學佛法。後來她得知導師在臺灣新竹辦女衆佛學院，於是她在一九五八年秋天辭去香港高薪的檢定教師的工作，下定決心前往新竹女衆佛學院。

那時的本眞如當學生已經超齡，當老師又不夠資格。然而印順導師非常慈悲地接納本眞，准許她寄居在女衆佛學院。但她既然當不成學生，又不夠資格當老師，住在那裏眞的感到很不好意思。印順導師智慧高，替她安排了一個職位，叫監學老師（註：對學生的告假、銷假，出坡及自修的關注）。本來壹同寺的當家師玄深法師擔任訓導及監學，是很夠能力的，但印順導師爲了避免本眞既非學生，又非老師，住在那裏覺得不好意思，所以很慈悲地安個名銜給她做監學老師。這種慈悲及苦心令本眞感激不盡！本眞在壹同寺女衆佛學院選一些課來聽，平時就自修。導師在福嚴精舍有時爲福嚴的法師講課，每次他都派厚德

法師下來叫本眞上去聽。

本眞雖然自幼在佛門長大，童蒙時開始學佛法，但是經過青年，到了中年，仍未能發心落髮出家。她認爲，出家與否，都一樣可以修學佛法。直至來臺灣後的某一天，印順導師改變了她的想法。

有一次她到了臺北，住在印順導師養病的地方臨沂街。某天她跟越南一位年青的白小姐聊天，彼此詢問爲何不出家？白小姐認爲有頭髮的，無論如何都比較方便和自由，所以推得愈遲愈好。本眞也說自己未出家的原因大概也差不多。

其實本眞已經發了幾次心出家，但仍是猶豫不決；現在下了決心來台灣學佛法，仍未能決心馬上出家。就在這個時候，正在看佛經的印順法師，從他的書房走出來對她們說：「你們兩位的想法都是錯誤的，爲什麼呢？你們兩人的童年都已在佛教圈子生活，享受出家人的權利，但卻沒有盡出家人的義務。

1964年春天到1973年秋天任教於寶覺分校，與寶覺分校的同事及同事的孩子合照。

現在還說要貪方便、貪自由，貪著在家人的權利。你們也沒有盡在家人的義務呀！兩種權利都享受，兩種義務都沒有盡，還以爲自己很對。你們受了佛恩、三寶恩，應該要報佛恩，要報三寶恩才對。所以你們這種想法是錯的。」

聽到導師的開示，本眞如夢初醒：原來自己受了三寶恩，都不知道要報三寶恩，還無慚無愧，自己不盡義務實在是很罪過。印順導師的話，好像當頭棒喝，本眞決心出家，去盡出家人的責任，去盡出家人的義務，發心要全心全意奉獻三寶，奉獻衆生。在一九五九年農曆八月十五，於臺灣新竹，本眞終於禮請印順導師爲剃度恩師，同時由演培、續明二法師爲授沙彌尼戒，法號（內號）證信，別字（外號）慧瑩。從此，慧瑩法師以破釜沉舟的精神，不顧一切，投入於佛法大海。

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慧瑩法師回港證件到期，不得不離台回港，因此來不及在台灣受戒。法師回港後，林苑長介紹法師到道慈學校任教兩年。一九六三年九月，法師向學校請假，到香港大嶼山寶蓮寺受具足戒，禮筏可大和尚爲得戒和尚。由於當時學校准許假期只有七天，幸得戒壇通融，特准延遲報到，得以完成這件大事。一星期後戒期圓滿，再回道慈小學教書。

慧瑩法師本來打算長居臺灣跟隨導師學法弘法，但在大陸的母親寫信來，

怪她沒有供養母親。因爲母親生活困難，弟弟又沒有能力供養母親，慧瑩法師覺得不能求護法施主來供養自己的母親，應該自己供養母親，因此，法師於一九六一年回到香港教書，用自己的薪金供養母親。在回來之前，慧瑩法師對師父印順導師和師兄弟說：「我待奉母親之後，就會回臺灣。」誰知在往後的有生之年，法師都沒有回臺灣定居。因爲法師牽掛著妙寶經室，牽掛著妙華佛學會。如果沒有妙華佛學會，法師早已離開香港。

慧瑩法師雖然沒有定居臺灣，但每年均赴台灣向師父印順導師請安，探望衆師兄，並把自己弟子的所有供養，以各人名義捐贈護持導師門下的各大道場，仁風惠澤寶島。近幾年身體差未能親自到臺灣，她依然托人繼續把弟子們的供養，轉贈臺灣各道場。她這種菩薩的大悲精神和無私無我的高尚情操，確實值得我們恭敬、尊重、讚歎。

一九六四年一月，東蓮覺苑在元朗洪水橋的寶覺分校極需慧瑩法師回校執教，遂與道慈學校商議，將寶覺分校一位女老師與法師互換，讓法師回洪水橋寶覺分校任教，法師後來昇任校長。

一九六六年三月，遠老法師的弟子黎七姑、許太太、馬太太、張性順（七姨婆）、李淑貞等老居士，在遠參老法師彌留之際安慰老法師：「您不用擔心，我們一班人，會找一個地方，師兄弟團結在一起，繼承您的志願，繼續研究學習法華，弘揚一乘。」

其後，這幾位居士準備合資在香港北角堡壘街三十六號美威大廈購入一樓一個小單位，成立妙寶經室，在那裏讀《法華經》共修。

在籌備的時候，她們誠邀慧瑩法師參與，懇請法師來妙寶經室講經說法。當時慧瑩法師正在新界元朗洪水橋教書，也擔心別人講閑話，怕人家說她早年親近過遠參老法師，卻跟隨印順導師出家，又跑回來護持遠參老法師弟子們的道場，是三心兩意。所以，開始時，法師不肯答應。後來，黎七姑等人多次很有誠意地從老遠的港島前來洪水橋懇

法雲蘭若大門楹聯係長老尼所撰，題曰：「法王大慈悲衆生皆歡喜，雲雨遍天下大地普清涼。」（民國 96.12.11 檔案照片）

求她，而當年的交通非常不便，往返一次幾乎要一整天。但幾位老居士不辭勞苦，長途跋涉，爲法而來，深深地打動了法師。李姑娘甚至說：「如果慧瑩法師不參加，我也不參加了。」

慧瑩法師經過再三思量，最後想通

1983年，明珠佛學社佛教史專修班第三屆結業典禮，覺光法師主禮，明珠佛學社高永霄居士向慧瑩法師贈送紀念品。高永霄居士是香港很老資格的佛學導師。

了，知道遠參老法師的思想和印順導師的思想是沒有抵觸，沒有衝突。法師又想到，那些居士若只是在妙寶經室讀讀經，沒有人爲他們講解佛經，就難以明白佛法。因此，她爲了報答遠參老法師的恩德，爲了報答三寶的恩德，也爲了成就李姑娘，就答應大家在假期前來講經，其他事務，由居士們打理。

在衆緣和合的情況下，妙寶經室終於在一九六八年春天正式成立，從此，香港佛教界多了一個清新的小道場，而妙寶經室的成立，令遠老法師的精神在香港得以推廣、延續，並且可以流傳下來。

開始的時候，居士們在那裏讀讀經，慧瑩法師定期來講經。幾年之後，黎七姑患了老人癡呆，李姑娘、馬太太等又相繼去世，妙寶經室也就沒人負責打理了。若長此下去，妙寶經室就會結束。慧瑩法師不忍心老居士們的心血白費，不忍心辜負老居士對她的期望，也爲了繼續弘揚正法，她主動挑起重擔，逐一打電話通知董事及會員們回來開會，處理會務，並繼續在妙寶經室講經說法。由此可知，當時如果沒有法師的慈悲承擔，妙寶經室就辦不下去了。因此，我們要感恩法師的慈悲，感恩法師的承擔，更要學習法師的慈悲精神，學習法師的承擔精神。

法師很久沒有回鄉看望母親，在去臺灣前的一九五六年回去看過她之後，從此就沒有再看過她，因爲那時解放不久，從臺灣回到香港，法師也不敢再回去。一九七二年，法師的母親在順德往生，卸下供養母親的擔子之後，法師便於一九七三年八月提早退休，專心過清心寡欲、唯道是務的出家修行生活。

慧瑩法師與九龍黃大仙區佛教道場法雲蘭若住持靈慧尼師相熟，知道法雲蘭若有一空置道場位於沙田區大圍，於是與靈慧法師商借沙田大圍法雲蘭若一隅清修。靈慧法師極爲歡喜，病中仍親自乘坐的士從九龍到沙田法雲蘭若，爲慧瑩法師安排打點。蘭若一隅有空置小雜物房，清理及維修好之後，一九七三年，慧瑩法師遷入這寧靜、簡潔的一百尺小屋，居住至二〇〇九年五月。

一九七三年十月，明珠佛學社黃家樹校長禮請慧瑩法師爲明珠佛學社佛學初階班擔任部份課程。一九七五年，法師發願閉關三年，當時由隔壁妙園當家師派人送飯玉成其願。閉關後未及半

年，師即發覺左臂生一腫瘤，衆人懇請法師出關治療，因此，法師只好開門出關，改爲禁足三年，但每月仍到北角妙寶經室講經一次，至一九七八年尾開禁。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慧瑩法師再爲明珠佛學社佛學初階班及經論班講授佛學。

妙華佛學會成立典禮。（1988.4.23 檔案照片）

一九八六年七月，妙寶經室和遠參老法師創辦的道場華嚴閣合併，成爲妙華佛學會。從妙寶經室到妙華佛學會，幾十年來，慧瑩法師先後爲大衆詳盡地講解了三次《法華經》，也爲大衆簡略地講述過《法華經綱要》。法師有感於佛法如大海，若只是講解《法華經》，對於有志深入法藏的年青人來講，未免過於偏頗，難以通達經藏。若只專門推崇《法華經》，攝機不廣，用譬喻來講，就如醫師獨步單方一樣，沒有很善巧的方便，不夠全面，不能善巧方便適應人間。於是，法師又詳細地爲大衆講解了《心經》、《金剛經》、《維摩經》、《大乘破有論》、《大乘掌中論》、《大乘二十頌論》等經論。爲了令大衆對佛法有全面的瞭解，法師又爲大衆講述了印順導師撰寫的《成佛之道》和《淨業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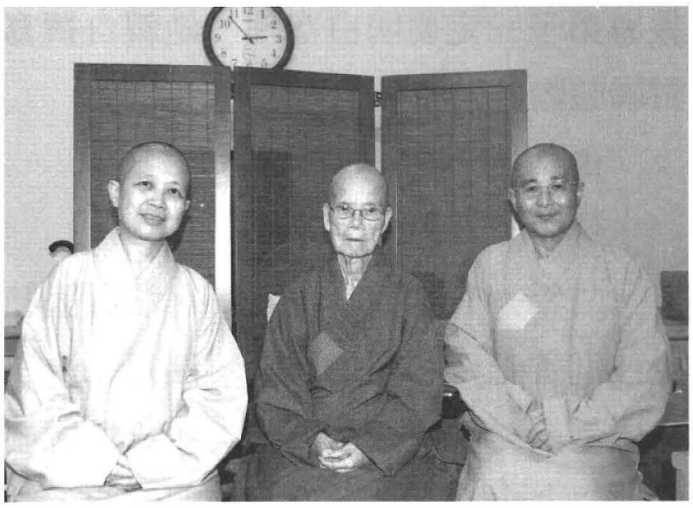
法師覺得，對於初入佛門的人來講，《法華經》未免太高深。學習佛法，應該由淺入深，要先學習一些基礎的佛學知識。法師又感到自己這樣講經，找不到傳承的人，應該要後繼有人，栽培人才，便發起辦佛學班，希望多一些年輕人來弘揚佛法。於是法師邀請其他佛學老師前來講課，在妙寶經室與華嚴閣合併前夕，一九八六年三月開辦第一屆佛學初階班，以後每年都繼續開辦。在一九八七年開始，法師又開辦佛學進階班，一年講授印度佛教史，一年講授中國佛教史，一年講授中觀思想，一年講授唯識思想，每四年一個循環，從無間輟。

多年來，慧瑩法師悉心教導她的學生和弟子，廣度有緣人，她就像默默耕耘的播種者，爲妙寶，爲妙華，爲佛教，爲衆生，奉獻了畢生的精力。她播下的人間佛教種子，有的已經發芽，有的已經茁壯成長，有的已經開花結果。幾十年來，妙寶經室和妙華佛學會在慧瑩法師的帶領下，爲佛教界栽培出不少人才，有的學員結業之後，成爲妙華佛學會的老師，教導新的學員；有的學員結業之後，到其他佛教團體弘法，有些更成爲資深講師。

慧瑩法師除了在香港接引後學外，於一九九四年開始，應內地佛子所請，多次回廣東弘法，爲順德、番禺、廣州、佛山等地有志向佛者授三皈五戒。二○○○年十一月，法師應馬來西亞華僑所請，赴芙蓉爲當地華僑講授佛學，並爲有緣者授三皈五戒。

慧瑩法師因爲年事已高，十幾年前已把妙華佛學會的事務交由後輩們打理，自己則在身體情況許可下，繼續爲大衆講解《法華經》。進入二○○○年之後，法師身體開始轉差，多次前往臺灣慈濟醫院養病。在慈濟人的悉心醫治護理照顧下，法師的身體每次都能奇蹟地好轉。臺灣的居住環境比香港好，而慈濟人也非常慈悲，非常樂意照顧法師，但法師每次都婉拒慈濟人的好意，堅持回港弘法。法師這種精進弘法的熱忱，確實值得我們學習。

法師雖然把妙華交由董事會集體管理，但她依然關心妙華，牽掛著弟子們的菩提道業。爲了不辜負遠老法師和妙寶創辦人的期望，法師每當身體稍爲好轉，就馬上從臺灣回港，繼續爲大衆講解《法華經》。直至二零零七年，因年事已高而暫停講席。



至靜思精舍探視療病中的慧瑩長老尼（右：明聖法師）。（97.7.24）

慧瑩法師才德兼備，心繫佛教，宅心仁厚，慈悲爲懷，而自己的起居飲食極爲刻苦、簡單、節儉。法師淡泊名利，少欲知足，律己甚嚴，堅持純樸、平淡、如法的修道方式，從不爲自己謀利益，只熱衷於爲法爲教的事務。她的座右銘是：

無貪無瞋以律己，大慈大悲以待人。

慧瑩法師從不爲自己設立道場，就算有一比丘尼要把屬於自己的位於黃大仙區的四層高的東遠堂送給法師作爲道場，她也不爲所動，生怕引起副作用而婉拒，寧願蝸居於簡陋的小屋，過著刻苦的生活。弟子們對她的供養，她都會全數捐贈給其他有需要的佛教團體和慈善團體。

法師去了臺灣養病的時候，弟子們時常打電話去問候法師，法師總是在電話中諄諄叮囑弟子：「你們不用掛念我，你們要用心多學佛法，要盡你們各人的本份，一方面護持妙華佛學會，一方面自己也要努力吸收多些佛法，因妙華佛學會的將來，就寄望在你們身上。你們要發心護持，要發心弘揚佛法，要努力學習佛法，依佛法去實行，依佛法去做人，這才對自己有益，對衆生有益。你們要發願盡努力做些有益衆

生，有益佛教的事情，不要辜負自己是佛教徒的身份，不要辜負自己是妙華會員的身份，要盡本分，盡能力去做，這才對得起佛教，對得起佛陀，對得起印順導師，對得起遠參老法師。你們要發奮努力，多吸收佛法，多實行，對甚人都要慈悲，對不如法的人，要有耐心提點他，要把妙華佛學會搞好，做到圓滿，連自己都覺得安心就好了。大家要發願，有願力才會實行。大家都要發願做好自己佛教徒的本分，不要辜負這個人身。大家要知道，得到人身很寶貴，遇到佛法也很寶貴，不要再懶惰，否則就把日子空過了。大家對甚麼人都要慈悲，就算別人不好，也不可以起瞋恨心，一定要用慈悲心去感化人。」

二〇〇九年四月底，法師從臺灣回港，五月初，法師因摔傷肋骨而住院，

供養慧瑩長老尼晚年安住智蓮安老院的陳家和、張豔瓊伉儷（後排立）。（民國 91.12.2 檔案照片。載老法師志中文大學與昭慧法師晤面）

出院後，在志蓮私家護理安老院靜養，絕大部分費用，由陳家和伉儷供養。

法師安住志蓮安老院期間，雖然身受病苦和老苦，但對修行一點也不放鬆，思路仍非常清晰，每天都堅持看書和散步，就算閉目躺在床上，也是不停地默念佛菩薩的聖號和默念佛經，思惟佛法，從不懈怠。

一位大德時常教導他的學生，人生在世，應該：

生如春花之燦爛，
死似落葉之閒適。

這兩句優美的句子，崇高的境界，恰好就是慧瑩老法師一生的眞實寫照。她爲佛教，爲衆生，奉獻了一生，功德無量，深受大衆的景仰，但她對自己的身後事卻非常灑脫。她在遺囑中寫道：「辦理喪事宜簡化，……骨灰散放在山上林下，不設靈位，不留痕跡」

由此可知，法師的空觀是修得非常好，達到「心無罣礙」的灑脫自在境界。法師生前非常重視般若空慧，時常教導弟子一定要明白空理。她親自撰寫對聯勉勵自己和弟子：

依般若深觀緣起性空為基礎
持法華長養一乘信願趣菩提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五日，法師因肺炎住進香港伊利莎伯醫院，四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點零三分因肺炎和急性冠心病，以九十五之高齡安詳捨報示寂，結束光輝感人的一生！

從小親近茂峰法師 為法忘軀的慧瑩長老尼

■慧瑩法師最後遺作

編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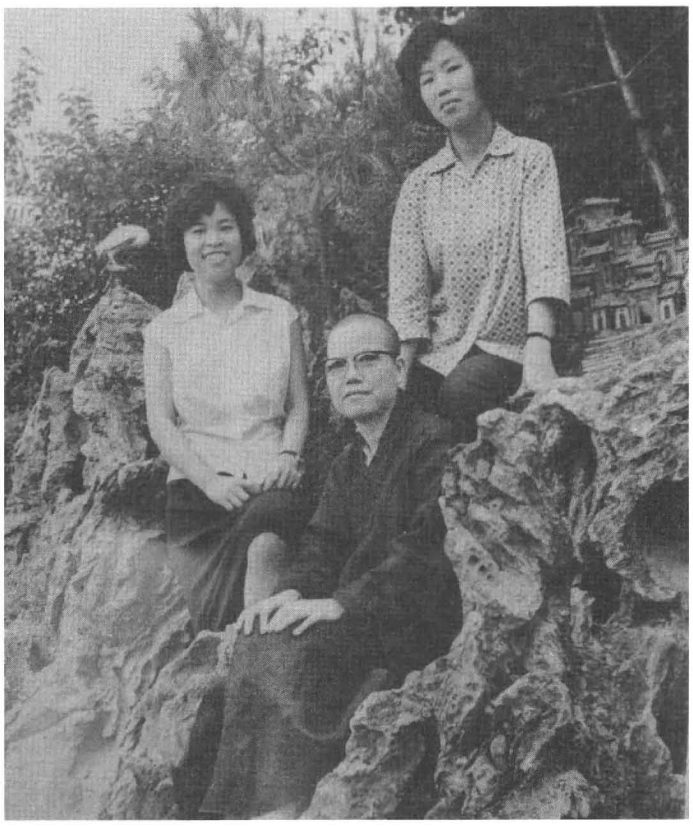
——「我今年已九十四歲，眼睛很濛，寫字是順筆勢寫出的。」

今年三月十五日，瑩公老法師示寂前一個月，雖然病弱已亟，雙目濛盲，竟還趕在《慧瑩法師文集》送印前夕，將茂峰長老與法舫長老之法乳深恩，嘔心瀝血而筆之於書。茲將該二篇老法師之最後遺作加以轉載，讀者當可於此領略老法師念恩不忘而為法忘軀之精神！

我大約是九歲就皈依茂峰法師。那時候我寄住在盧家昌的法源堂（佛堂），因爲我的姑姑當時在那裡當兩間佛殿的香燈。佛殿裡的佛像有大的，也有小的，還有很多菩薩像、羅漢像、神像，什麼都有，林林總總目不暇給。小孩子好奇很有興趣，但我什麼也不會做，姑姑只教我抹桌子，有空就多拜佛多唸佛。

有時茂峰法師講經，我坐在地下聽，或者打瞌睡，還是跟大衆一起坐到講完不敢走開。

1983年，明珠佛學社佛教史專修班第三屆結業典禮，全體師生合影。（1983.7.17 檔案照片）



1964年春天到1973年秋天任教於寶覺分校，與寶覺分校的同事合照。

十一歲還是住在法源堂，不過每天去堅道26號跟觀本法師（那時候是張壽波居士）學讀經。那地方也是盧家佛堂（他有三間佛堂），盧家昌自己就是住在這一間。

這時候茂峰法師開始買了荃灣一塊地籌備建築東普陀。法源堂也在荃灣買下一間很大現成的屋，預算把佛堂搬過去。後來我的姑姑（了明師）沒有跟法源堂，是跟茂峰法師搬到東普陀，我也跟著搬到東普陀。我沒有家，只好當東普陀是家了。我入學報讀青山寶覺佛學社，都是報東普陀爲住址，暑假寒假都是回到東普陀。

後來慈航法師在大嶼山竹園辦「慈航講舍」， 我離開東蓮覺苑去親近慈航法師學唯識。之後，就去澳門功德林親近竺摩法師受學，有假期也回東普陀看看茂峰師父和姑姑，依舊是把東普陀當是我的家。可是不久香港淪陷我回了鄉下，再因竺摩法師介紹去了廣西西竺園教書，繼續隨因緣到處參學。但我一回到香港，也先到東普陀看茂峰法師，他眞的很慈悲，所以有慈悲王的美譽，眞是名符其實。淪陷期間，許多外省出家人來港，無處依托。只有來到東普陀的，茂峰法師都不會因戰時糧食困難而拒單。凡有來者，一律歡迎共住，他說十方常住十方僧，一份羅漢一份齋，決不會挨餓的。茂峰法師的心量廣大如虛空，眞是量大福亦大，他沒有攀緣特別的施主，大衆的生活也過得去。信得過眞修行的人，自然有龍天擁護，信然！

因今天看到東普陀今年要舉辦八十週年紀念慶典，我既然從小就受到茂峰師父許多的慈護和恩惠，所以書此以表衷心的感恩和紀念。我今年已九十四歲，眼睛很濛，寫字是順筆勢寫出的。

書于志蓮私家護理安老院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一個好機會

■慧瑩法師最後遺作

一九四九年的暑假，有學友告訴我這個暑假，大埔墟大光園的慈祥法師請法舫法師講《唯識三十頌》。曾聞你說過很想聽唯識，現在好機會來了，正值暑假空閒無事，你會去聽嗎？我答當然去呀，最好多幾位同學一齊聽。結果我只有約到我的師兄了願師去，因爲她沒有聽過唯識，即刻就答一定要聽。講經地點就在性成堂隔壁的碧廬。我們爲方便又省時間起見，就徵求性成堂的老師父成就我們住宿一個月。她很歡喜，她有小屋子空置著，就在隔壁，剛好住兩個人，很清淨。於是就住進這裡，每天走過隔壁，就是講堂。聽衆大約幾十人，個個都渴仰聞法，專心靜聽。

法舫法師準時開講，法師的形象個子高高，臉兒長長，眼睛明亮，很慈祥又和藹可親，令人一見自然滿心歡喜，恭敬尊重，好像佛陀來爲我們說法似的，眞是「得未曾有」。

我凡是聽經，一定寫筆記。如果不寫，心會散亂，即使用心聽，聽完還是一無所得。所以我很用心寫，回到小屋，用心謄正。然後送到法舫法師那邊，請求爲我看看有沒有寫錯，法師說好，你放下來，等我慢慢才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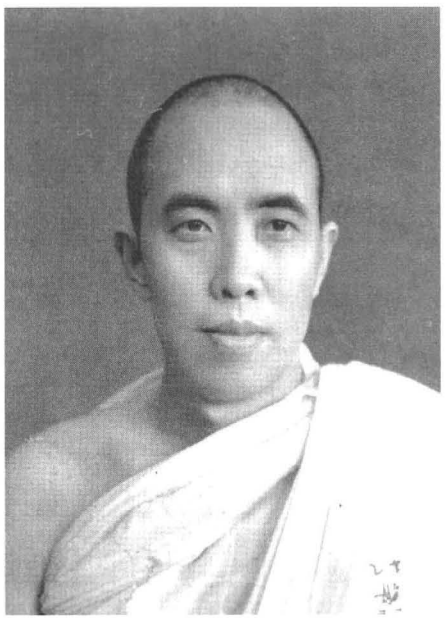
每天都是這樣，一直寫到全經講畢，暑假也完了。接著，東蓮覺苑也是請法舫法師講同樣的經，若時間許可，我會多聽一次更好。可惜沒有機會了，我服務的青山佛教小學，馬上就是秋季開課。聞佛法眞是要講因緣，缺了因緣，不能勉強， 只好忍痛回到學校安心上課。過了不久， 法舫法師就送給我一本「唯識史觀及其哲學」。這裡面有幾章重要的資料，是法師自己加寫的，也有些是採用筆記，我就留下來作爲溫習唯識學的寶書。這是法師留給我唯一可貴的紀念品。

書于志蓮私家護理安老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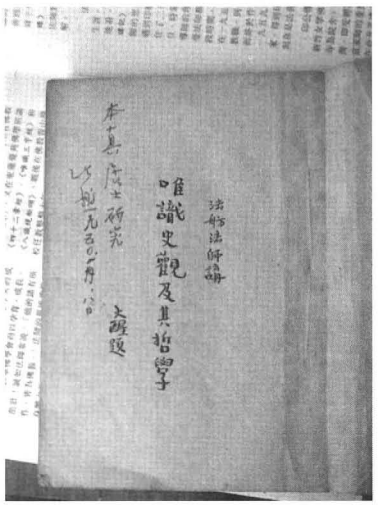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親近法舫法師，筆錄竟月，手指關節變形

■摘自〈慧瑩長老尼口述歷史訪談錄〉



法舫法師。



法舫法師於《唯識史觀及其哲學》書名頁簽名並題曰：「本真居士研究」。（民國96.1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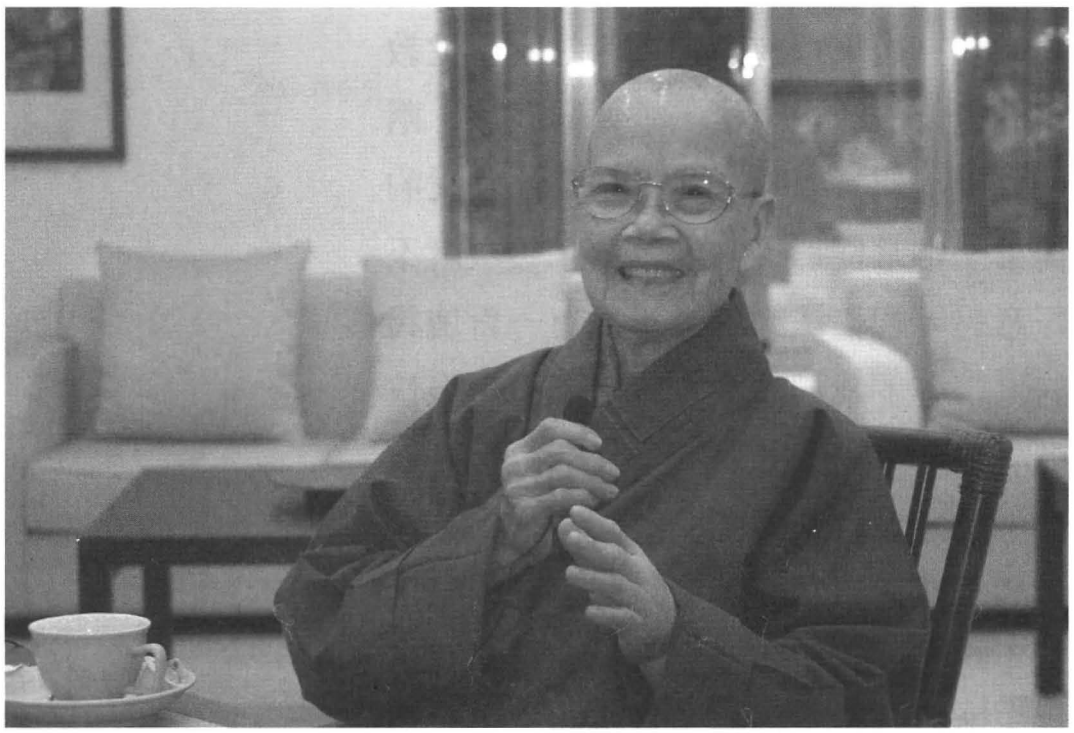
1948年（二十九歲），暑假，我在佛教青山學校教書，暑假親近法舫法師一個月，做了一個月的筆記，天天趕給法舫法師看，寫到手指關節變形，到現在都未能平復。除了吃飯、睡覺，不停地寫，後來出版成書《唯識史觀及其哲學》，這是法舫法師在大埔碧廬講的。碧廬原本有兩個出家人，他們外出了，交給另一位出家人管，他就將這個地方借出來，大光園的慈祥法師於是請法舫法師前來講《唯識三十頌》。一放暑假，我就過去聞法，剛剛講完就開學了。那時我足齡二十九歲，虛齡三十歲。

《唯識史觀及其哲學》第一次出版時，書後列名釋儀模及黃本眞記錄，而第二次出版時，則改爲張儀模和釋慧瑩，其實，釋儀模與張儀模爲同一人，釋儀模後來回大陸還俗，改名叫張儀模。黃本眞與釋慧瑩也是同一人，這本書最初出版的時候，我還未出家，名叫黃本眞，第二次出版時，我已出家。

以前很多法師來講經，我小孩子無所事事，晚上就去聽經。哪位法師來講，我都去聽，聽到哪裏在辦佛學班，我就前去聞法。我本來不是很會寫筆記，可是因爲我愛打瞌睡，寫筆記就不會打瞌睡，所以後來我就很習慣寫筆記。

親近遠參法師，十日斷糧，聞法不輟

■摘自〈慧瑩長老尼口述歷史訪談錄〉



慧瑩老法師率領妙華弟子返台，蒞臨學院時，在嵐園為學衆開示的慈顏笑靨。（92.12.28檔案照片）

1945年秋天，二次大戰結束。那時菩提精舍有很多觀本法師的弟子在打佛七（觀本法師是我最早親近的法師，已經往生了），我也就去隨喜佛七。碰到一位東蓮覺苑以前的同學馮慈德也去打佛七，那時遠參法師在如來庵講經，馮慈德同學很認眞勸我去聽，於是我天天聞法——早上到六榕寺，下午去如來庵，所以跟她也成爲遠參法師座下的同學。

剛去的時候，聽遠參法師批評中國佛教，心裏很不服氣，還跟他爭辯。那時什麼都不懂，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無慚無愧，當然辯不了幾句。後來覺得他講的東西都很有道理，當時在如來庵，聽了《金剛經》，後來又聽《維摩詰經》，又再聽《法華經》，在六榕寺則聽般若方面的道理。聽了一年半，聽完《法華經》就離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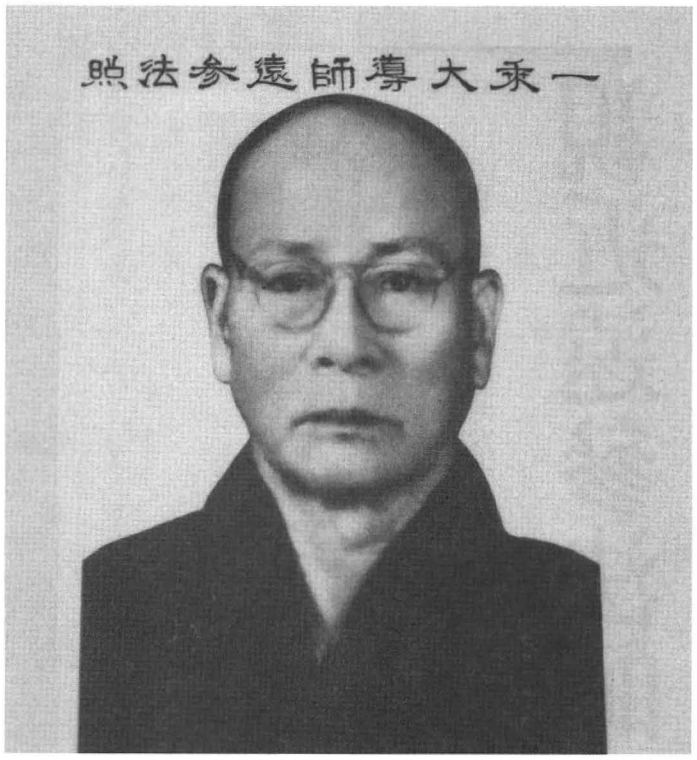
那時裕法師父住在光復中路，如來庵在中華北路（現在叫解放北路，如來庵現在也沒有了，因爲沒有人支持，後來政府收去做辦公用了），因爲距離太遠，走路鞋子都走破了，所以後來就住在如來庵。當時智通師父住在如來庵，給我一個小小的房子住。那時光

復後不久，大家吃飯都很困難，我就從裕法師父那裏拿米來自己煮，沒有吃如來庵的。後來以前一起在西竺園幫忙教書的智仁法師也來了，她要同我住，兩個人就一起煮飯吃。我不是裕法師父的徒弟，常常從那裏拿米，拿了幾次就不好意思。智仁法師說：「我有一百塊錢的港幣。」我們就拿去買米，但是很快就吃完了。

於是我跟她說：「有人不吃飯都可以的，我們試試看不要吃飯。」兩個人就不吃飯，這樣餓了有十天，我從井裏打水洗澡，每天聽經、寫筆記，還有抄經，都一如平常，沒有改變，旁人也看不出來。智通法師問：「妳們吃飯了沒有？」因爲煮飯的地方她看不到，我就打妄語：「吃過了。」好幾天都是這樣。後來她再問我，我總是不會講出來，可是她多問幾次，智仁師就講出來了。

智通師哭了，馬上對當家師說：

衆師兄弟至香港探望長老尼，於法雲蘭若客堂與當家師知淨法師（右三）及妙華會友合影（前排左起：慧璨、慧琛、慧瑩長老尼，右起二人：慧琳、明聖法師）。（民國 94.10.24）



遠參法師法照。（慧瑩長老尼提供之檔案照片）

「我們有飯吃飯，有粥吃粥，什麼都分她們一份。」當家師比較年輕，智通師講什麼她都聽，當家師就說：「好！」就讓我們跟常住吃，有什麼吃什麼。

常住也很辛苦，都沒有菜，有一個賣芽菜的，天天把芽菜尾巴那一段切出來送給如來庵，天天煮那個芽菜湯，就是這樣吃，很苦。

這個故事我很少講過。那時我念茲在茲的是「聞法」，很有趣的是，十天都沒吃飯，竟然不覺得苦啊！有人不吃飯也可以，我也來試試看，很開心啊！

——摘自〈淨若冰雪，堅逾磐石——慧瑩長老尼口述歷史訪談錄〉，《弘誓雙月刊》第94期。

無限追思

蠟炬成灰淚始乾

——《慧瑩法師文集》序

■釋昭慧

《慧瑩法師文集》，分作「法義篇」與「雜義篇」。後面附錄以老法師年譜，以及老法師所珍藏的歷年師友題辭。

「法義篇」是老法師的佛學文章，其論述領域，從般若性空之學而至唯識無境之義，對空與有、眞與俗、一乘與三乘、共與不共之佛法，兼具精嚴判準與融通悟境。「雜義篇」多半憶述早年求法時，親炙高僧大德的點滴往事。在動蕩戰亂的年代裡，老法師無畏於顚沛流離、衣食無著之艱難困頓，一心親近善士，聞熏正法。對大德高僧芳潔、慈悲的行誼，自然流露著孺慕、感恩之忱，對甚深妙法的思維、修學，則有著無有厭足的喜樂、殷重之心。

老法師於數十年間在香江說法，晚近偶至廣州與大馬弘化，所講述之法義甚多。但老法師大都謙抑自牧，述而不作，只有少部分被學生整理而爲講錄。本書作品，只是老法師佛法體悟的部分呈現，然而讀者大體已可於字裡行間，感受到老法師的人生智慧與修持意境，尤其是她老人家爲法忘軀的堅毅精神，以及自奉甚簡而澤被後學的寬廣胸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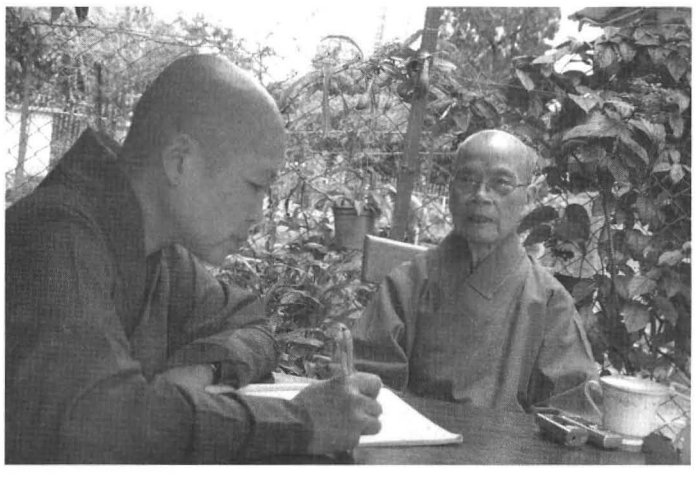
**　　**　　**　　**　　**

本書之末，登錄若干「師友贈言」。其中兩則贈言，分

昭慧法師、性廣法師至香港沙田法雲蘭若弔祭慧瑩長老尼，與瑞深法師（左五）及妙華佛友，於誦經畢，在佛殿前前合影。（102.4.25，左起五人：何翠萍、薄淑貞、胡紹源、吳輝煌、瑞深法師。右起四人：方貴鷲、李淑貞、關鼎協、梁志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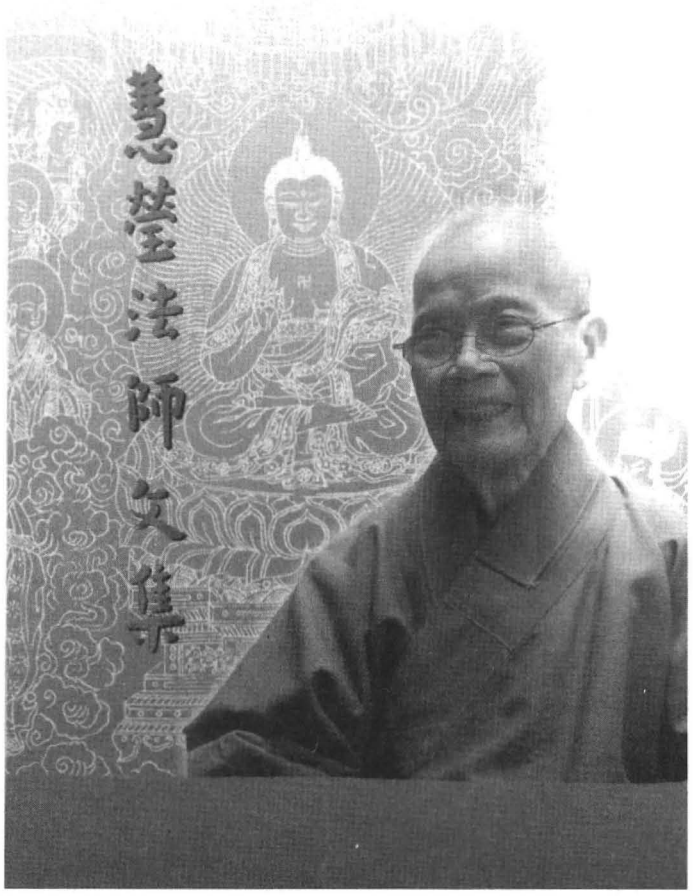
別是李子寬老居士的「嚴持八敬法」與白聖長老的「尼衆之戒，首重八敬」。這「八敬」二字，讓提倡「佛門性別正義」的筆者頗感刺眼。

就筆者所知，老法師對八敬法，保持緘默而不置一詞，但從未將它視作什麼金科玉律。她一向對人謙下，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比丘還是比丘尼，年長還是年少，僧衆還是信衆，一律平等對待。妙華佛學會在她老人家座下，有一項良好傳統，是即打破「視『白衣上座』爲僭越」之封建迷思，禮請德學俱美的大德居士上堂說法。對於僧尼中的後生晚輩，她老人家更是護念提攜，不遺餘力。這種謙讓美德，倘被定位爲「嚴持八敬」，未免是太小覷老法師的喜捨襟懷，也太扭曲老法師的性空見地了！



慧瑩長老尼於法雲蘭若茅篷前的小院落裡，接受昭慧法師訪談。（96.12.12 檔案照片）

筆者認爲，老法師在與人互動之間，早已超越男女與僧俗之表相，視人人爲未來佛，並且爲法惜才，甚至自稱其「愛才如命」！她可不是什麼「八敬



《慧瑩法師文集》封面。

尼」，而是善說《法華》要義，而又善體菩薩作略，宗本般若而導歸一乘的當代常不輕菩薩！或許續明老法師的嵌字題辭：「妙慧達無生，戒瑩定乃正，男女法平等，號稱雌中雄。」才堪稱是老法師的知音吧！

**　　**　　**　　**　　**

本書諸文之中，讓筆者最爲注意的，是老法師對「一大乘」之堅固信願，與對「緣起性空」之不壞正見。老法師承事印順導師與遠參長老，在兩位大德高僧的思想影響之下，深切掌握《阿含》、《般若》與《法華》要義。她對於《法華》「一大乘」義，有著堅固的信願，卻從不依此而非議三乘共法

或般若空義，並且苦口婆心地指出：

「《法華經》是以般若為基礎的。若無般若正見，單信自己是一乘菩薩，這叫做『有信無智長愚痴』。」（頁六十一）

在老法師的體會中，遠參老法師與印順導師的思想非常接近（宗本性空，導歸一乘），二人所主張「爲佛教、爲衆生」的動機也都相同。而遠參老和尚之所以高推《法華》，並非彈偏褒圓，而是「因材施教」。如云：

「遠老法師本身成就般若空慧，為人非常灑脫自在，全部佛法，也通曉了，他有真知卓見，辯才無礙。但他特別高推法華。我想大概他看見眾生根機淺薄，難用般若為他們奠基；而一乘法華，可以提高理想，更易引人入勝，容易令人信受，所以特別推崇，加意弘揚。因為《法華經》側重信心願力，比理解甚深空義，容易得多。」（頁五十五）

她對部分佛徒以「維新」與「一乘」自居，而偏執狂傲的佛徒行徑，甚感痛心，切中要害地直指問題核心，是即「躐等僥倖」。這種對於性空正見與修學次第的嚴謹辨明，不只是傳承自兩位大德高僧，也不落入天台徒裔談玄說妙的窠臼，此中自有老法師本身對「二諦」與「權實」教法的體證。

** ** ** ** **

最後談談筆者撰序的緣起，以此略抒晚輩對老法師的懺悔之情。

慧瑩法師蒞臨學院，在嵐園合影留念。（民國 96.1.5，前右：明聖法師；後左、右：葉智美、徐詠霜）

三月十八日，香港妙華佛友麥紹彬居士函告：已蒐集慧瑩老法師之散佚舊文而彙編成冊，題爲《慧瑩老法師文集》，請筆者撰爲序文。當時筆者手頭正忙著趕稿，而四月六至七日的「第十二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國際會議將屆，短期內實無法分神寫序，因此回函云：能爲老法師大作寫序，這是筆者的榮幸，但請其允許筆者晚些交卷。第二天，麥居士函覆云：

「明天將此喜訊告知長老尼。至於文集之出版，盼於四月底五月初竣事。故此昭師序文，可於四月二十六日前供稿即可。」

忙中歲月易逝，轉眼已近截稿時日。本擬於四月下旬起排定時程，拜閱書稿，孰料四月二十二日晚間，忽然接獲勞海新居士來函，告知老法師病篤。第二天中午，老法師安詳示寂。噩耗傳來，傷痛之餘，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拖欠

未交的序文！老法師以九秩晉四高齡，衰病身軀勉強撐持多年，早已油盡燈枯，而筆者與老法師天各一方，竟未能體會此刻是在「與死神競走」，以致未能即時將序文寫就，呈奉老法師過目，而留下了無可彌補的遺憾。思及於此，筆者不禁深深懺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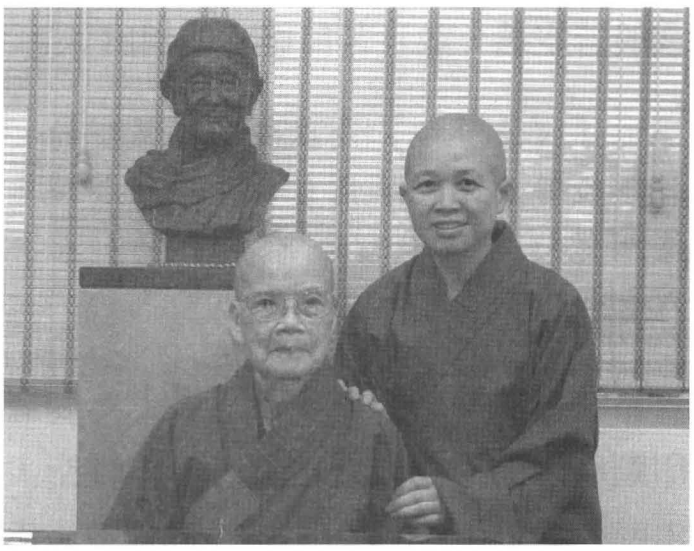
**　　**　　**　　**　　**

雖然通宵達旦以閱讀本書並撰著序文，不免頭昏腦脹，眼冒金星，但是回顧本書最晚近的作品（紀念法舫法師與茂峰法師的兩篇文章，約一千五百字），竟然是在今年三月十五日的一天之內寫訖！相形之下，自己的熬夜趕工之苦，實在算不得什麼。〈從小親近茂峰法師〉之文末提到：

「我今年已九十四歲，眼睛很濛，寫字是順筆勢寫出的。」（頁一七八）

這讓筆者不禁十分震撼！原來，就在麥居士向筆者索序之前三天，全書業已進入排版階段，但老法師竟還撐著病弱已亟之身軀，濛濛盲盲之雙目，趕在

慧瑩長老尼蒞院，與學團師生合影於雙林寺。（民國88.12.15）



慧瑩長老尼與昭慧法師在導師的銅雕像前合影。（民國92.12.28）

文集送印之前，將最初學佛時親炙座下的茂峰法師，與在香江受學唯識的法舫法師，這兩位大德對她的法乳深恩，嘔心瀝血地筆之於書，好讓後人領略兩位法師慈護後學或嚴謹治學的大德風範。不禁想到李商隱的〈無題〉：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老法師到了晚年，常自歎其老病衰朽，無法自理生活，宛如「廢物」一般。然而爭知風中殘燭，依然奮吐智慧火燄，綻放燄裡紅蓮！「蠟炬成灰淚始乾」，這眞是老人家念恩不忘而爲法忘軀，最爲貼切的生命寫照啊！

民國一〇二年四月廿九日上午十時，完稿于景英樓

目擊道存
——送別恩師慧瑩長老尼

■何翠萍（《妙華慧訊》主編）

昭慧法師、性廣法師為老法師作口述歷史訪談，於返台前，第三度前來拜會慧瑩長老尼，並於茅蓬前的小院落進用午齋。（民國 96.12.15檔案照片， 後立者左起：鄧秀瓊、佘秀英、李淑貞、勞海新、何翠萍）

四月十五日，恩師慧瑩長老尼因肺炎住進醫院。翠萍前往探望，甫一見面，恩師便對翠萍說：「我要出院。」

近兩年，恩師因爲聽力衰退，別人向她請教，通常把問題寫在小白板上，而她則很少在白板上寫字，只是口頭上回答大家的問題。但這一次，卻讓我非常意外，我在白板上問她：「哪裏不舒服？」她說：「全身都不舒服。」她生怕我聽不清楚，便叫我把白板和筆遞給她，她在白板上寫道：「我要出院，我在這裏會死。」

翠萍看到這兩行字，心裏非常難過。翠萍作爲她的弟子，未能好好地侍奉恩師，未能好好地照顧恩師，沒有能力順從恩師的意願，幫恩師轉換更好的環境接受治療，翠萍非常內疚，深感不安。

翠萍在菩提道上，近二十年來，得到恩師的親手提攜、親自教導、親口指點，深受恩師的恩澤，縱使千言萬語，都無法道盡對恩師的感激，唯有在恩師的病榻前，在恩師彌留之際，緊握恩師的雙手，表達對恩師的無言感激！

恩師也微微用力握著翠萍的手，恩師的手很溫暖，可能因肺炎的關係而略帶微熱。恩師溫暖的手，暖透翠萍的心，令翠萍久久不願放手，希望恩師繼續留下，教導我們！近二十年的師徒情誼，令翠萍不捨得放手。但是，不捨不捨，還須捨，連佛陀那麼圓滿莊嚴的報身，尚且要示現入滅，恩師也不能例外，恩師今生的任務完成了，她的危脆之軀，也會捨報示寂。就如《無常經》所說：「生者皆歸死，容顏盡變衰，強力病所侵，無能免斯者。……未曾有一事，不被無常吞。……無上諸世尊，獨覺聲聞衆，尚捨無常身，何況於凡夫。……少年容貌暫時住，不久咸悉見枯羸。假使壽命滿百年，終歸不免無常逼。……」

恩師就是用她那老病的身軀，示現生命的無常變化，讓弟子們看到無常故苦，看到生老病死苦，叫弟子好好把握當下，趁身體狀況良好的情況下，趁有時間，就要好好珍惜機會，趕緊修學佛法，否則，老病死苦現前，就沒有力氣學佛。

於法雲蘭若向慧瑩老法師作口述歷史訪談後臨別合影。（民國96.12.12，左起二人：佘秀英、何翠萍。右起二人：關鼎協、瑞深法師）

四月二十二日晚，翠萍再次來到恩師病榻前，兩師徒的手，緊緊握著，四目交投，就如《莊子•田子方》所述：「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兩師徒眼光一接觸，便知「道」之所在，彼此意已達。弟子確信師父生生世世在菩提道上定必繼續前行，永不退轉；師父也知道弟子默默地發願在菩提道上勇猛精進，急起直追，依教奉行，請師父安心！

恩師點頭示意，握著的手不期然地用力了一點，容貌顯得更加安詳。翠萍也確信恩師不會往生西方淨土，也不會往生東方淨土，恩師一定會乘願再來人間，建設人間淨土，淨化人間淨土！因爲恩師時常發願，像她的剃度恩師印順導師那樣，「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爲人間正覺之音而獻身！」

四月二十三日早上，天空下著毛毛細雨，陰沉的天空，正好代表著我們衆弟子的沉重心情；但是中午之後，當恩師離別之時，陽光燦爛，仿如佛光普照，諸佛菩薩前來接引慧瑩長老尼往生光明之處！恩師終於在中午十二點零三分，以九十五之高齡，安詳捨報示寂。

衆弟子圍繞在恩師身邊，齊誦觀音菩薩聖號，祈願恩師往生佛國淨土，拜見諸佛菩薩，然後乘願再來人間，繼續教化衆生，弘揚佛陀的正覺之音！

吾師遺教

■梁志高（妙華佛學會會長）

吾師上慧下瑩法師已於四月廿三日圓寂，她老人家雖然已離開我們，但法師的教導仍然在我們每個弟子的心中，回想與法師的因緣，內心生起無限的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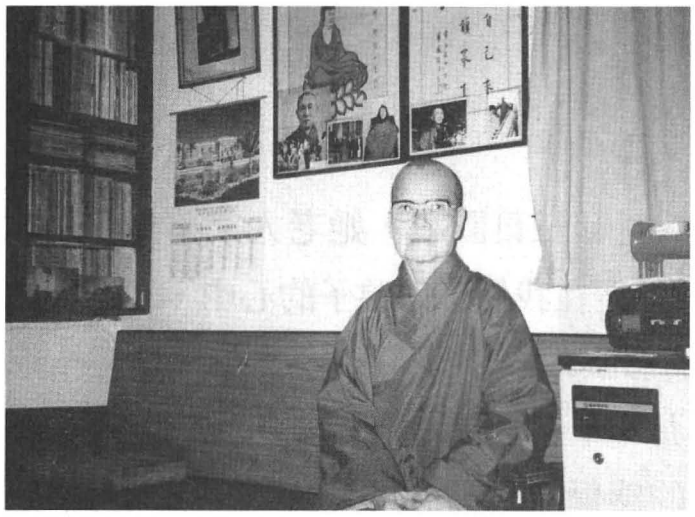
我是在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二日和弟弟志賢一起皈依慧瑩法師的，一直以來，法師給我的感覺是平易近人，慈祥親切，對佛法有深刻了解，講經說法又能深入淺出，是難得的一位大德法師！

上慧下瑩法師一生獻身佛教，弘揚正法，教導後學，爲法忘軀，是我們弟子的典範，法師的身教感動著我們每個弟子的心，她老人家在生命的盡頭仍爲我們遺下最後的教導：處理喪事盡量簡單、骨灰散放在山上樹林下、不設靈位，不留痕跡。

「處理喪事盡量簡單」究竟在教導我們什麼？我認爲法師的教導，重點不在處理喪事，而是在「簡單」二字，什麼是簡單？虛榮是簡單嗎？名聞利養是簡單嗎？「我」簡單嗎？一旦有「我」，生命就毫不簡單！

「骨灰散放在山上樹林下」，法師又有什麼深刻的教導？我看到的重點在兩個字——「骨灰散放在山上樹林下」！

妙華佛學會佛學歷史班第一屆、佛學初階班第三屆結業典禮，攝於妙華佛學會舊址。（1989.12.17 檔案照片）



慧瑩法師攝於其茅蓬。所坐處即是其臥床兼坐椅。攝影年日不詳。

「不設靈位，不留痕跡」，又教導我們什麼？我只看到一個字——空！

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學習慧瑩法師在生命盡頭留給我們的最後遺教。

在此我用慧瑩法師在二千零四年七月廿一日寫的遺訓與大家共勉。

奉勸

妙華會友　佛門同仁
透徹明白　人身難得
珍惜人生　善用人身
發菩提心　行菩薩道
忘己利他　盡其在我
任重致遠　樂於承擔
為教為眾　不計時日
互相勉勵　報四重恩
勇猛精進　慎勿放逸
福慧圓滿　究竟成佛

出版新訊

內容簡介

兩大宗教的相遇，不只是對話，
更是扶持與行動！

在華人世界中，佛教與基督宗教始終是人們信仰的兩大主流。在日常生活中，兩個宗教的「民間對話」早已是一種共處的必然。

基督宗教的古倫神父與佛教昭慧法師的一場精彩對話，不只是宗教，也是西方與東方的文化對話。在兩造的對話中，他們各自使用淺近的方式，表述了彼此的核心教義，也各自介紹了兩種宗教的靈修方法與目的。此外，更真誠地討論兩大宗教的倫理思想與道德價值，甚至涉及許多「敏感」議題：例如「愛」與「性」的差異與連結，或對婚姻、離婚、同性戀、墮胎及兩性平權的看法。

而他們最深切的共同關懷就是：這兩大宗教的信仰力量，如何透過更深切的瞭解、尊重與自主，使其能夠在合作中發揮「大於二」的效果，為受造物的未來而努力，這是兩大宗教不可忽視的責任與使命。

■作　　者：古倫神父、昭慧法師
■譯　　者：吳信如
■全　　書：205頁
■訂　　價：280元
■出版日期：2013年3月
◆電　　話：03-4987325
◆郵撥帳號：15391324 法界出版社（代銷）

憶述往事 緬懷恩師

■楊福儀（妙華佛學會資深教師）

慧瑩法師圓寂了。我內心實在悲痛萬分，難過得決非語言筆墨所能形容。四月二十三晚上七時左右，接到了陳瓊璀老師的電郵，標題寫著「慧瑩法師圓寂」，我一時之間無法接受傳來的噩耗，淚如泉湧，痛哭失聲，理智頓失。良久才打開信箱，細看內容。師父是我慧命的導航者，法身父母，恩重如山，他的示寂，對我等弟子來說，實有萬般的不捨！雖說生老病死是人生平常事，學佛人應是了無罣礙，但當時確是被情感掩蓋了理智，控制不了自己。稍後回覆電郵，告訴陳老師我會回香港參加師父的葬禮。當天晚上，獨自一人坐在蒲團上，至誠念誦《金剛經》迴向師父，請他護念有情，返回人間，說法度生。漫漫長夜裏，我無法入睡，思緒十分零亂，心情無比沉重，師父的音容風貌旋繞在我的腦海間，片段片段的往事浮現出來……

自 1993 年移居澳洲後，我與慧瑩法師一直都有保持聯絡，不時用書信，間中用電話。當我回港時，也一定到大圍法雲蘭若，向他請安及暢談近況。記得師父在我移民時曾贈送我一幅莊嚴清淨的釋迦牟尼佛像，我一直掛在書房的牆壁上，每天禮佛、看書或寫作時，看到了祥和自在的慈顏，心靈倍添安慰，增長我對佛法的信心與力量，從心底裏是多麼感謝師父的瑰贈。有形的

2000年11月，長老尼蒞臨馬來西亞森州芙蓉弘法，維新佛學社友接機。

佛像尚且令我生起深刻的感恩情懷，更何況是無形的慧命！我感念師父的慈風德範、法乳深恩，慚愧的是無以爲報！

何翠萍師兄於數天後給我電郵，想我寫一篇文章紀念師父，我當然義不容辭答應她，不曾考慮自己詞句笨拙，不會寫出一篇好文章來。因此，本文祇是隨想隨寫，就慧瑩法師與我的往昔因緣，以及存在我心目中恩師的學養風範來敘述數點，以表白我對師父的讚歎與懷念。深深覺得，師父對我等弟子的恩澤，如海樣深，是不可稱量的。

善護念後學　恩情似海深

回首前塵往事，很慶幸能有機緣受教於師父座下，學習純正的佛教思想，奠下穩固的根基，使在無數的生命長流中受用無窮。這些年來，師父很關心我、愛護我。在法義方面，以及我在澳洲的一切弘法活動、所接觸的道場、人事、所遇到的順逆緣，都會向他請益及報告，他都不厭其煩的聽我細訴，並給我寶貴意見和忠告，讓我抉擇與取捨。正因如此，我很多時下筆寫上三數頁紙來傾訴心聲，他都認眞地一一回應。有一次，我對師父說及澳洲佛教的現狀，並提到在此弘揚導師思想的困難處。在回函中，他一針見血的指出問題焦點及分析原因，而且給我建議和鼓勵。還記得他將佛教的現狀歸納來說，在理論方面，不出眞常唯心，有自性，有實體；在形式方面，供天，禮懺，普佛，祈福，消災，度亡，往生西方。師父又分析其理論是近於玄學，形而上學，而形式則近於神教。

無論在書信或言談中，師父時常讚歎印順導師的智慧，說導師深入三藏，博究各宗之餘，特別推崇中觀、般若、原始阿含，依人而向佛道的人間佛教。他語重心長地告誡我說：慈悲方便是需要的，但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一個不小心，可能「慈悲生禍害，方便出下流」。他說唯有先在佛法上打穩基礎，堅定正見正行，擇善而固執之，還要愼思明辨，凡事要用雪亮的眼睛細察清楚，清明的心智深刻體會，才不致浪費寶貴的生命，包括體能、精力和時間。師父還說，依印老的治學方法，信得過是最穩妥的。甘露充盈於內，自然流溢於外，可以普利法界有情，您的生命永遠是無比的充實啊！ 每次翻閱信件至

在靜思精舍印順導師書房的外面小佛堂，供著一尊彌勒像。年日不詳，但應是印順導師晚年生病後，住在靜思精舍期間（前排右坐：證嚴法師，前排右立：慧香法師。左一：勞海新；左二：明聖法師）。

此，我都覺得非常感動，因爲在字裏行間中透露出智慧與慈悲，他老人家是多麼護念後學，諄諄善誘，怕我們在千花齊放並複雜的佛教現狀中，站不穩當而隨俗飄流，從而迷失正確的方向。師父善導的語言，是何等的扼要和踏實！

智擇出家路　為法不惜身

慧瑩法師是在一九五九年農曆八月十五日出家的。法師自幼跟隨姑母生活，發心茹素，皈依佛教，可說是在佛門中成長的。他時常聽經聞法，所學的都是眞常唯心思想，但是一直未有興起出家的念頭。師父曾說自己學佛很早，出家很晚。直到四十歲，他出家的因緣終於成熟，在印公門下剃度出家，自此之後便將身心投入佛法大海中，做一個如法如律的修道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十分殊勝的因緣。因緣相當奇妙，但一定是有因有緣，不會無因無緣的。聽過有些學佛人，想發心出家，但明師難遇，相應道場難求，久久未能如願，可想而知出家是要有福德因緣的。倘若能遇到善知識，依止出家，學習正法，如此的人生是無憾的。師父的一生中，年青時曾親近過很多高僧大德學法，但眞正受到思想熏陶及影響至深的是來自兩位法師：印順導師和遠參法師。如今兩位法師早已圓寂多年了，但他們對慧瑩法師的啓發是深遠的，糾正了師父早年所學的眞常本體思

在妙華佛學會說法並授皈依。（1999.12.12 檔案照片）

想。師父在一九五八年毅然放棄優薪的教職，隻身到台灣親近印順導師學法，繼而出家，在我看來，眞是一個明智的抉擇！師父曾說：「沒有導師，就沒有慧瑩……親近導師、看導師的書，我的思想被改造，變得積極樂觀……」師父說法時，常常提到導師的法語：「眞正的修行是無限的奉獻！」亦即是奉獻三寶、奉獻衆生，師父做到了。身爲慧瑩法師的皈依弟子們，也可套用師父的言語：「沒有慧瑩法師，就沒有我們！」我常時飲水思源，永遠不會忘記師父對我的恩德。

令我大爲感動的是師父那學法的勇猛精神。還記得師父說過他在廣州如來庵聽遠老法師講課時，曾經試過十天沒有吃飯，那時是一九四六年，戰後的生活是相當艱苦的。雖然餓了十天，但師父如常一樣聽經聞法，沒有中斷，不以爲苦，隨遇而安，這應該是法喜與精進的力量支撐著色身吧！現時的人，包括我在內，恐怕沒有這份能耐和堅持。還有，一九四八年師父在香港時，曾親近法舫法師，聽他講課一個月，每天趕著筆錄講課內容，交給法舫法師過目，以

至手指關節變了形也在所不惜，續寫直至完成。現時我們能閱讀到《唯識史觀及其哲學》一書，便是師父昔日的努力成果。師父眞的能做到爲法不惜身！

身心皆嚴淨　不染如蓮華

在我的心底裏，慧瑩法師是一個模範的出家人，用「清淨莊嚴」四個字來形容他是貼切不過的，猶如蓮華一樣的潔淨無染。他將身心完全安放在三寶上，律己甚嚴，淡泊自甘，不慕名利，唯道是務。祇要到過他借住的地方法雲蘭若的人，都會意會到他那純樸、簡單的修道方式和刻苦、知足的日常生活。他沒有將信衆的供養用來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質，而是爲他們廣種福田，將供養金如數轉給其他道場作弘法、教育及慈善的用途，直覺得這動機是良善、純淨和慈悲，其意義是深遠的。很喜歡師父在法雲蘭若門口撰寫的楹聯：「法王大慈悲，衆生皆歡喜；雲雨遍天下，大地普清涼。」這一楹聯不正是師父的慈悲宏願與普利有情的心情寫照！

與明珠佛學社同學攝於舊華雨精舍一樓客堂。該次回台時，去興隆寺看昭慧法師。（1983.4.21 檔案照片）

猶記得十幾年前我曾寫過《僧之頌》敬獻慧瑩法師，作爲法供養，以表揚師父那以法爲命的精神，並感恩師父引領我們踏上清淨的正道。中段是這樣寫的：

……兩袖清風的飄逸，蘊含著不捨眾生的精神，

喜見在人間，日復日，年復年，

利生志業的行列上，耕耘、播種，從不間斷。

面對逆緣，無怨無悔，攝化有情，不疲不倦，

紅塵俗世中，散發出點點滴滴的希望！……

想起《僧之頌》，想起師父，我情不自禁又再熱淚盈眶，彷彿失去了精神的依怙！

透徹釋般若　善演繹法華

般若與法華，是慧瑩法師畢生著力弘揚的兩大法門。導師著重般若，遠老特重法華，兩位法師都是智悲無礙的菩薩行者。從師父講解的《金剛經》、《心經》和《維摩經》，感受到他對般若有很透徹的領悟，最難得的是他能深入淺出，用淺白易懂的語句來表達甚深義理，引導我們建立正知正見，從而對般若的修習有所掌握。緣起性空的道理是不容易理解的，師父常說，菩薩行者必需修習離相無住的般若慧，再加上大悲心，方能支持。除大智大悲外，更要

有大願力、堅毅力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我時刻不會忘記他的教導，可歎的是自己根鈍慧淺，毫無成就。

至於師父演繹的《妙法蓮華經》，秉承了遠老的特見，也會通了般若思想，更是精采萬分。大多數人都是用眞常唯心、佛性本有思想來解釋該經，殊不知在〈方便品〉中明確地說出「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師父時常囑咐我們，修學佛法要按部就班，穩步前進。如沒有在佛法義理上打好基礎，初學法華，若衹重視一乘，開權顯實，是相當危險的。他指出《法華經》的宗旨雖然不是專門講空，但是經文很多處都是與空相應。故此必須先依般若徹底觀空，掃蕩一切情執，然後受持法華，長養一乘信願，廣修一乘無量功德，精進勇猛，無止境的趣向一乘大菩提，才能圓滿成就一乘佛果功德。

精勤修學法　薪火續相傳

師父的色身雖已離開我們了，但是他的法身慧命永遠活在我們弟子的心底裏。如今，我們應該抹去淚水，重拾心情。他遺留給我們的智慧書籍和講錄，甚爲珍貴，我們要好好研讀，並效法師父那以法爲命的精神，相續他的事業，堅定菩提願心，踏上菩提大道，實踐菩薩願行，切勿懈怠放逸，畏懼佛道長遠，要精勤修學佛法，方能承擔師父的遺志，報答師父的深恩。

太虛大師曾說：「但願衆生爲菩薩，太虛願作再來人。」印順導師也說過：「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爲人間正覺之音而獻身。」我深信，師父一定會秉承師志，不捨衆生，重返人間，繼續做菩薩利生事業的。末了，我僅以下列十數句的文字，再表達我對師父無盡的景仰與感恩：

吾師示寂　無限感傷
懷念良師　慈恩浩蕩
諸有所作　皆爲佛教
奉獻三寶　爲法爲人
戒行精嚴　定慧熏修
善根深厚　廣結法緣
熱忱弘法　培育人才
言教身教　常在說法
學養德範　高如須彌
安貧樂道　不染俗塵
透釋般若　善演法華
愍念衆生　悲願無窮
思想啓發　至深至鉅
醍醐妙法　扣人心絃
師徒情誼　銘記心內
法乳深恩　誓言不忘
龍象法將　常存典範
身心俱寂　永恆景仰
殷切祈願　重返人間
說法度生　再續淨緣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日寫於悉尼寓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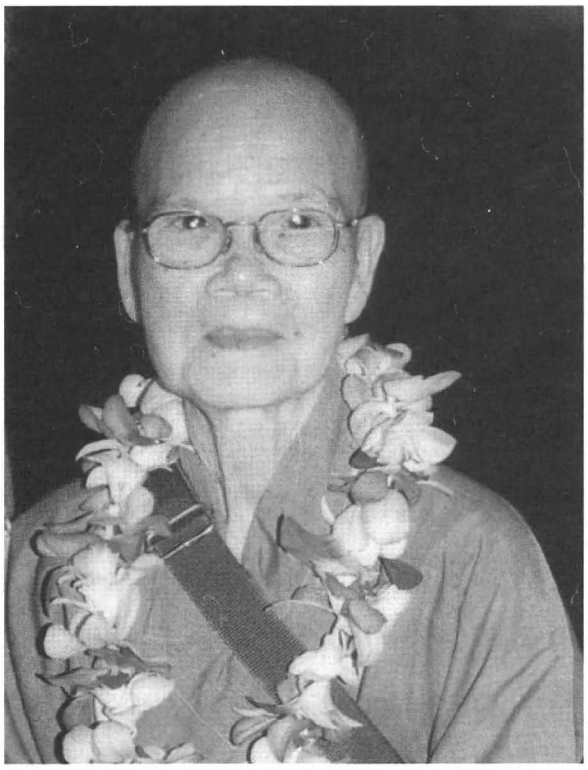
別了，慧瑩法師！

■孔亮人

曾經看過一齣韓國電影，戲中男主角是黑道頭目，爲避追殺而逃入深山中一所寺廟。寺中僧衆拒之門外，但住持力排衆議，留頭目於寺內。一段時光，危機過去。此時頭目戾氣已減，對於住持僧衆，雖沒說出口，心內存感激。正要向住持拜別離去時，卻發覺住持已然圓寂西去；頭目再也按耐不住，驟湧悔傷悲，滴落男兒淚，跪在住持面前，俯伏叩拜。……

現實中卻是身同感受。多年以來，筆者在人世道上暈頭轉向，意識糊裏糊塗，生活見步行步；遠方雲霧濃罩，自身心路迷途。非覺誤作種種業，墮落危機現眼前。一線光芒，從天而降。2008年開始，筆者躲進了這所由上慧下瑩法師創辦的妙華佛學會，修聞佛法。

1984年，位於沙田的佛教明珠小學成立剪綵（左起：區勵平（下午校長）、明珠佛學社容智寶副社長、慧瑩法師、明珠佛學社陳道生社長、教育署教育文任（忘其大名）、覺光法師、何忠全校董、黃家樹校長）。



2000年11月，長老尼蒞臨馬來西亞森州芙蓉弘法，維新佛學社友獻上花鬘。

晃眼間經歷了五個年頭，重重心關死結亦成過去。這一段人生路實是難能可貴，初時充塞疑問，中期如久渴逢泉，末段感激無限。於2012年底之結業禮上，筆者曾致謝辭：「……最後要多謝的，是本人來了妙華五年，雖然從未見過，但是深受其恩的慧瑩法師，如果不是慧瑩法師，未必會有妙華這個道場，給本人以及各位同修，可以安安靜靜的，在這裏聽經聞法。……」

無煩惱不成衆生，無無常不落紅塵。正是樹欲靜而風不息，弟子欲謝恩而法師不在！2013年4月27日晚上，筆者收到師兄電郵，內容說道：

「妙華佛學會永遠董事上慧下瑩老法師，於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午於伊利莎伯醫院安詳捨報示寂。生於一九一九年(農曆閏七月十三)，世壽九十五歲，僧臘五十四載，戒臘五十夏。……」

法師走了！……寰宇之內，一盞明燈熄滅；俗世娑婆，失去了一位智慧導師。有生便有老病死，法師世壽已經九十有五了，雖然奢望永生不滅是顛倒想，但是心底下還是希望法師可以久住於世，正法長存。

慧瑩法師的追思讚頌法會暨誦經告別儀式，於五月九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紅磡世界殯儀館地下世界堂舉行。當天的四時五十分，筆者已然到達會堂。本以爲時間尚早，應該人衆未多。但眼前所見非所料，諸山長老、法師、各地佛教會會衆及諸信衆，差不多已在會堂，逐一就座。會堂正中，正掛著慧瑩法師法像，是慈悲，也是莊嚴，威儀具足。筆者不自覺地，向著法像合掌一拜首。跟著幾經轉折，才找到一個位子坐下來。

民國73年～76年間（精確年份不詳），妙華佛學會參訪團至福嚴佛學院參訪（中排坐者，左五起三人：真華法師、慧瑩法師、昭慧法師）。

慧瑩老法師示寂日誌

■釋昭慧

102.4.22

香港勞海新居士來電告知：高齡九秩晉六的印順導師高足，尊敬的慧瑩老法師，因急性冠心病而已住院一星期，醫師研判：很有可能今晚即將辭世。心裡一抽，立即回答：「我們會誦經祝禱！」

遺憾的是，晚上已趕不及至香港送老法師最後一程了！明、後兩天行程滿檔，但我依然請勞居士隨時告知近況。

學法與弘法一路走來，老法師對我可說是恩深義重，我實在無以爲報！原本計畫於五月初至德國赴《你信什麼？》新書發表會後，回程至香港拜會老法師，沒想到她老人家竟先走一步，讓我緣鏗最後一面！……

虔誠祝願瑩公老法師一路好走，乘願再來，與我們一同爲人間佛教的正覺而奮鬥！

晚十時，起身下樓，至無諍講堂，與心謙、明一、心慈、心宇、心皓、傳聞、智永等七位學團住衆，一同跪誦爲慧瑩老法師虔誦《金剛經》，祝願智慧、慈悲、堅毅過人的老法師遠颺佛國淨土，乘願再來人間，傳播佛陀的正覺綸音。

慧瑩老法師追思會上，昭慧法師、性廣法師與台灣師友（102.5.9，左起三人：常光、慧理、傳道法師）及澳洲的楊福儀老師（右）碰面。

102.4.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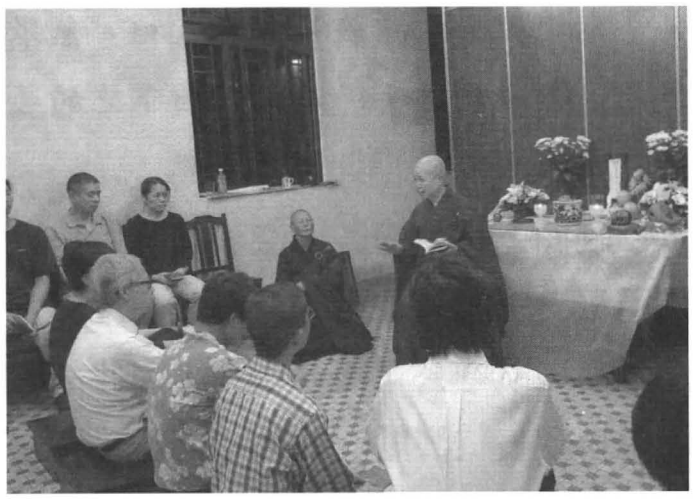
中午，參加玄奘大學一級主管會議，勞居士來電告知：老法師已於剛才安詳示寂。隨即致電性廣法師，商洽赴港追悼行程。雖然行程很滿，還是勉強切出了4月25日下午至4月26日上午的時段（4月25日上午，兩人有會議與授課行程，4月26日中午，我必須至台北出席2014年以動物權爲主題的國際學術會議籌備會），並立即請助理印純法師代爲訂位。

102.4.25

上午，到輔仁大學宗教研究所授課，性廣法師到新竹玄奘大學參加董事會。中午兩人分別直奔機場，準備搭下午二時半班機前往香港。由於我們的行程很緊，因此學衆先行趕至機場，幫我們辦理櫃台報到手續。飛機於四時抵達香港機場，妙華佛學會會長梁志高、勞海新、何翠萍、關鼎協，以及胡昭源、薄淑貞伉儷都前來接機。

我們直赴沙田法雲蘭若，瑞深法師與妙華佛友張淑貞已在蘭若等候。我們先到老法師蓮位前上香祝禱，這才發現供桌前只有一個字體歪扭的牌位，詢問方知，佛友們表示乃遵從長老尼遺囑：身後一切從簡、不立牌位。瑞深法師甚感不忍，因此自行書寫並安立牌位。我於是說明道：

「就佛教法義來說，確實不需要為



昭慧法師、性廣法師赴香港沙田法雲蘭若，帶領瑞深法師（左四）與妙華佛友，在慧瑩老法師蓮位前上香祝禱，並誦唸《金剛經》。（102.4.25）

往生者立牌位。但古代沒有照相機，有牌位在，就是追思者心之所向，大家可以共同將祝福的心意聚焦在往生者的身上。因此當我們在老法師蓮位前齊誦《金剛經》，或是聆聽法師開示，這時就宛若我們一同在老人家座前覆習佛法一般。到現代有了照相技術，至少你們也可安立一張相片在供桌前，作為追思者眼識與意識的緣念對象。」

由於臨時不可能取得老法師的大張遺照，因此我請瑞深法師取出黃紙，性廣法師以毛筆書寫長老尼蓮位，把蓮位安置好，方纔帶領衆佛友，在老法師蓮位前誦唸《金剛經》。

誦畢，我向與會衆等開示《金剛經》要義，並緬懷慧瑩老法師無私奉獻佛教的精神，指出：

「老法師孝敬師長、護念後學，智慧敏銳，毅力過人。她的福緣深厚，卻是自奉檢樸，將其厚德所感召的福份，全數供養恩師、布施後學。這恰恰就是

《金剛經》中『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無住相布施的菩薩典範。」

晚間，法雲蘭若瑞深法師爲大家準備簡單美味晚餐。由於翌日須在凌晨六點以前到航空公司櫃台報到，因此胡昭源、薄淑貞伉儷貼心地爲我們訂了機場旁邊的富豪酒店，以便就近登機返台。

102.5.10

妙華佛學會的精神導師慧瑩老法師，已於2013年4月23日中午於伊利莎伯醫院安詳捨報示寂。距生於1919年（農曆潤七月十三日），世壽九十五歲，僧臘五十五載，戒臘五十一夏。5月9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妙華佛學會假紅磡世界殯儀館地下世界堂舉行追思讚頌法會告別式前佛事，約五百人前來共同追思我們敬愛的老法師，法會壇場簡單、莊嚴、肅穆。

5月10日上午九時舉行追思讚頌法會告別式，當日移靈和合石火葬場，依佛制舉行荼毗儀式。

老法師在生已慈悲遺囑，處理喪事要一切從簡。但5月9日的追思讚頌法會告別式前佛事，仍有敬愛她老人家的港台乃至廣州地區的僧信眾等湧來參加法會。相信10日的告別式主場，會有更多人前來送行。

5月9日上午，我先赴學校參加預算會議（輔大宗教所課程，請性廣法師代課），中午，我與性廣法師分別從新

簡單莊嚴的追思讚頌法會前方，慧瑩法師法相慈祥地俯視大眾。（102.5.9）

竹玄大、新莊輔大兩地趕赴機場，共同搭乘下午1:50的華航班機飛至香港，趕來參加告別式前佛事，並瞻禮老法師遺容。

在此遇到不少台灣師友，如妙心寺傳道法師、崇福寺宗本法師、妙雲蘭若的慧理、常光法師、妙德蘭若能淨法師等。特別是華雨精舍住持明聖法師，她率領僧眾約三十人（老法師的師兄弟慧瑞、慧香、慧璨法師等，以及徒姪德捷、德悅、德如法師等），於前一日來港，將全程參加兩天的追思會。

香港方面，除了妙華會友之外，還有當地慈濟人與其他佛友，中觀學舍的領導人黃家樹校長，也領著學員前來參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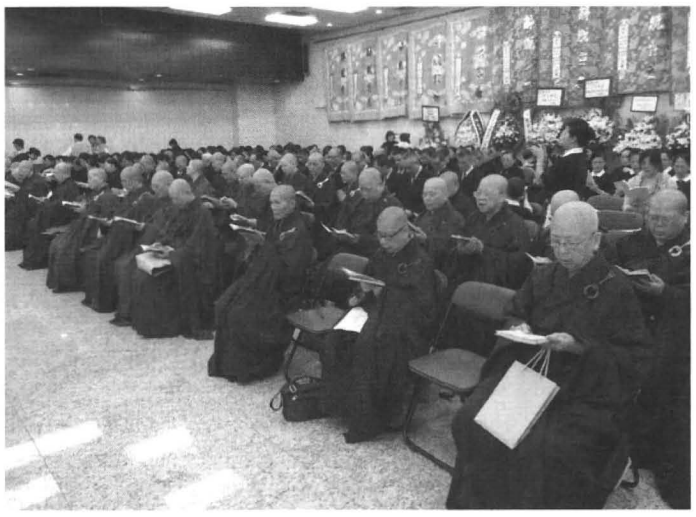
是日，《慧瑩法師文集》完成了兩千冊的印行，主編麥紹彬居士特帶至告別式場，與每位前來弔唁的來賓結一法緣。

早在三月間，麥居士已請我爲該書撰序，並於函中告知：「關於文集之出版，長老尼本屬意昭師寫作序言，惟長老尼慈悲，恐昭師事忙不便打擾」。我

忙回函表示：這是我的榮幸，但最近一直到研討會（指四月六至七日的第十二屆印順導師研討會）結束前，我完全抽不出時間。麥居士承諾我可於4月26日以前交卷，沒想到老法師竟於4月23日先行示寂。

25－26日剛從香港弔唁返來，麥居士已來函催稿，告知：明聖法師暨妙華董事會於24日議決：本文集擬於治喪期間，作爲紀念品贈予法眷弟子，以資留念。全書大樣已排好，只等著我的序文。於是趕在29日凌晨，銜哀提筆寫就。未能於老法師生前及時呈奉座下，眞是懺悔而遺憾！

感謝妙華何翠萍、關鼎協居士，以及中觀學舍陳玉嫦與張國政伉儷，撥冗前來接機。從香港機場抵達九龍紅磡世界殯儀館，約一小時車程，我們5:30抵達，法會正好開始。唸完《金剛經》與《無常經》，大約晚間7:00，用過晚餐後，四位居士又僕僕風塵送機。這讓我們得以一日來回於台港之間。我們趕搭



港台、廣州僧信四衆參加追思法會，緬懷慧瑩老法師。（102.5.9）

本日最後一班飛抵台北的華航班機，由於班機略有延誤，於桃園國際機場降落已是10日凌晨12:20。返回學院已一點多了！

無法參加翌日的告別式，而必須提前回來，這實是情非得已，因爲本（5月10）日是本系宗教所學生論文發表會，我必須回來主持開幕式。

記得民國97年，第94期《弘誓雙月刊》曾發行專輯：「淨若冰雪，堅逾磐石——慧瑩長老尼九秩嵩壽紀念」。其中有一篇〈慧瑩長老尼口述歷史訪談錄〉，我在「專題引言」的最後一段提到：

猶記得訪談當日，長老尼講到她十日未進點食，卻因聞遠參老法師說法，深得法喜而不以爲苦，又講到她因記載法舫法師的講記，一整個月日以繼夜用功，天天將筆記趕給法舫法師看，寫到手指關節變形，到現在都未能平復。在座者聞而爲之動容！筆者曾用「寒潭清水，印月無痕」，形容印順導師的人格特質，因此也爲慧瑩長老尼的畢生風範，以「淨若冰雪，堅逾磐石」爲專輯命題，頂戴贊曰：

陋室宛然洞府，經籍盡是寶琛。
嘬施蔭覆學子，簞食差堪練根。
惺惺惜才如命，念念報佛深恩。
慧思冰雪潔淨，志節磐石堅貞！

謹覆述本偈，向遠颺佛國淨土的老法師，獻上崇高之敬意！

與ACC的校際交流座談側記

——慧禮法師蒞臨玄奘大學記

■莊靜欣整理・釋果定摘記

阿彌陀佛關懷協會（ACC）一行人蒞臨玄奘大學，校際交流座談後合影。（102.5.15，前左起：鄭維儀教授、鄭惠月組長、慧禮法師、昭慧法師、黃運喜教授，後排左起：妙證法師、廖怡慇、印純法師、永上法師、心易法師、妙傳法師及ACC志工三人）

■102.5.15

本日下午一時半，阿彌陀佛關懷協會（ACC）創辦人慧禮法師率廖怡慇執行長、總幹事心易法師、陳敏如主任與三位工作同仁，蒞臨玄奘大學，於妙然樓宗教學系師生交流室與昭慧法師、學務處課指組鄭惠月組長、宗教學系黃運喜教授、鄭維儀教授晤談，並達成ACC院童與玄大學生校際交流之共識。

會談中，慧禮法師深入描述非洲社會現況與該協會的工作方向。他表示：「ACC院童在學習本土語言文化的同時，還會接受英語與中文訓練、佛教教理與梵唄、武術強身與鍛鍊品格，這些訓練可讓他們成爲非洲社會未來的棟樑。而在接受新文化薰陶的同時，也不能斷掉當地母體文化的根本。」

昭慧法師回應道：後殖民時代會對「文化移植」相當敏感，因此部分人等會對ACC教導佛法或中國文化的做

法，有所疑慮，然而法師的這番談話，應該可以讓他們釋疑。法師也建議：每年ACC院童來台灣巡迴表演的曲目，可增加非洲歌舞，酌減國台語歌曲。

廖執行長表示：這顯示了台灣當地的城鄉差距，因爲台北人可能想多聽非洲歌舞，下港人聽到院童唱國台語歌，就會倍增熱情。因此過往ACC巡迴演出也就配合南部觀衆的想法，多演出些國台語歌曲。未來或可增加非洲當地的曲目。

慧禮法師表示：「過去非洲文化被白人所鉗制，造成一般人對當地錯誤的印象，認為非洲是『黑暗大陸』，事實不然，如今他們的文化、智慧、歷史正在逐漸積累，逐漸增加對本地的文化認同。但是好的文化要共同保存，汰泊存菁也很重要。像有的部落喜歡吃小老鼠與昆蟲，蚱蜢一抓到手，就五馬分屍丟進嘴裡，這不是『文化』，而是『壞習慣』。好的文化要真、善、美，大家都能認同，這才叫文化。如台灣人愛吃檳榔，拿著檳榔到南非去說這是台灣文化。錯！這不是台灣文化，這是少部分人的壞習慣。所以，文化要吸納、要積累，ACC在有限的資源下，提供良好的多元文化做為養分，來滋養這些非洲學童，讓他們成長、茁壯。」

事實上，慧禮法師對自己的一切作爲，都有十分清楚而明朗的理念與論述。他表示：ACC雖然是個孤兒院，但著重在院童教育，不祇是在養育；重在培養非洲佛教的菩提種子，而不只是將孩子養大就好。如果這些孩子想爲弘法而留下來，ACC將視這些孤兒爲「再來人」——爲了在當地傳法而轉世到非洲的再來人，爲了「法傳非洲」的願力而共同努力，完成這項歷史使命。

法師並且說明：當地政府比外人更注重小孩的文化認同，規定院童每個月都要回到原有部落兩次，但這也引生了一個重大後遺症，即是院童安全問題。原來非洲性別歧視問題相當嚴重，性侵之事時有所聞。女孩最好衆多人結伴而行，否則很不安全。曾經有一位十二、三歲的小女孩，返回部落省親之後，回到ACC，竟然發現她懷孕了！慧禮法師無奈的說：「他們都叫我慧禮爸爸，我現在已經是慧禮爺爺了。」

鄭惠月組長表示，學務處將與ACC進一步規劃，除了學生交流活動外，未來可安排學生組成暑期志工團，到ACC進行相關服務活動。借助慧禮法師在非

阿彌陀佛關懷協會（ACC）與玄奘大學進行交流座談。（102.5.15，左起：慧禮法師、昭慧法師、鄭惠月組長、黃運喜教授）

昭慧法師致贈與古倫神父合著的簽名新書《你信什麼？》，給慧禮法師等ACC訪客。（102.5.15）

洲所厚植的實力，這些志工將比一般觀光客幸運，因爲他們有機會進入部落，親證非洲的庶民生活。

最後，昭慧法師致贈簽名新書，與古倫神父合著的《你信什麼？——基督宗教與佛教的生命對話》給慧禮法師等ACC訪客，並帶領法師參觀系圖書館與妙然書軒，然後歡喜道別。

■昭慧贊曰：

訪談結束後，於菩提道上雨中送行，慧禮法師在車上與我們微笑揮別。

千萬別以為：慧禮法師已在非洲三個國家（馬拉威、賴索托、史瓦濟蘭）建立了孤兒院，因此他的財力甚豐！其實一點一滴的捐款，得來匪易，法師十分珍惜，因此他以全身全心奉獻非洲，在台並無固定居所。僕僕風塵於道途時，經常是以車為家。其生活之簡樸刻苦，其無私無我而存念眾生之堅貞心志，真是令人肅然起敬！

本院近訊

賀！本院專修部優秀學生蔡岳男居士，於五月出版新著《漢字的起源——歷史與語言文化》，全體師生謹此致賀！

本書簡介：

「台語」不是台灣人的專利語言，「台語」是甲骨文造字的語言對象，屬結構最扎實的中國語言起源之相對母語的一種。本書經由因式分解一片甲骨「卜辭」的關鍵文字，所求得答案是要給族群留下很多記憶上的心靈故事，以致對古老中國人急著想要重建漢文字之後，另外一個倉頡造字的標準。其目的在於恢復各民族信心；當然又是有防患西方文化滲透的不軌圖謀。

作者簡介：

蔡岳男居士現就讀佛教弘誓學院專修部三年級，乃一民間文化工作者，熱衷於臺灣歷史研究，現任大溪鎮歷史街坊再造協會理事，長期關注文化資產與古蹟建築的保存修護，並購下大溪鎮和平老街別具特色的牌樓面街屋「Kenko」，以避免其遭破壞，是大溪老街著名的美景地標之一。

羅宗濤講座教授榮退演講記

■釋昭慧

玄奘大學「第四屆東方人文思想兩岸學術研討會」，文理學院院長昭慧法師致贈紀念禮品鐵鏽花彩繪陶壺，予即將榮退的中文系羅宗濤講座教授，並合影留念。（102.5.18，左起：中文系柯金虎主任、羅宗濤教授、昭慧法師、李豐楙教授、應外系余金龍主任）

臉書留言錄（之九十三）

■102.5.18

今天上午於中文系的第四屆「東方人文思想兩岸學術研討會」，開幕式由曾光榮副校長主持。緊接著由我主持中文系講座教授羅宗濤先生的主題演講。文質彬彬而溫和儒雅的羅先生，以不到一小時的時段，將他老人家的學思經歷作了精彩的陳述，內容十分耐人尋味。

羅宗濤教授生於民國二十七年（西元1938年），廣東潮安人。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研所碩士班、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班畢業。曾任國立政治大學教授兼中國文學系所主任、文學院院長、教務長等職。並曾擔任玄奘大學教授兼宗教系所主任、逢甲大學首任系主任及香港浸信會大學客座教授。現爲玄奘大學講座教授。先生並兼考試院之考試委員、典試委員，以及高教評鑑中心中文學門評鑑委員召集人。

有關羅先生的學思經歷，可參看政大中文系系圖資料庫（https://sites.google.com/site/chineselibnccu/luo-zong-tao），茲不贅言。

在這裡分享的是：高壽七秩晉五的羅教授的演講內容中，讓我

印象深刻的幾點：

1.羅先生出生時即遇抗戰，從家鄉遷徙外地，親受日軍空襲之害（美國飛虎隊辦婚禮，日軍探知而展開轟炸，但沒有瞄準，羅先生的家屋竟被誤炸，幸而闔家無人遇害。

2.抗戰勝利後遷至梅縣（很榮幸，這是我的家鄉。梅縣一向產出才子，羅先生果是其中翹楚）。讀小學時法幣貶值，學費不收錢而收米。米價奇貴，家裡勉強供其讀書，但因此而以蕃薯爲主食，一點米拿來煮粥。在逃難的簡陋住處，床下都是蕃薯。因此至今先生只要看到家裡有米，就有很大的喜悅之感。女婿長年送米過來，且從不間斷，這讓先生對女婿感到特別喜歡！

3.由於在家境如此刻苦的情況下，父母供其讀書，再加上父親的庭訓影響，因此小學時從不請假，且榮獲第一名。後遷至台灣，父親於高雄橋頭鄉的糖廠任職，羅先生讀了六年的崗山中學（初、高中），從不請假，連颱風天都不例外，有一次貝斯颱風橫掃台灣，先生涉水至學校，見校長在巡視。校長即劉述先先生，後來較羅先生更晚些進入政大讀書。某職員也在巡護校園，該職員後來竟也來到政大，負責環境衛生。因此羅先生相當重視「緣份」，認爲：不經意遇到的某個人，未來在生命中都有可能出現會遇、共事的緣份。

4.六年中學都是第一名，到政大讀中文系，由於家境清寒，父親得向糖廠預支薪資，以爲他付學雜費，因此他努力讀書，獲全校第一名，得教育部的一千元獎學金（當時一學期住宿費三十元，一個月伙食費一百二十元），得以償還父親的預支與借貸。因此而有教育部長張其昀先生請其用餐之因緣。爲了獲得這個獎學金，好減輕家裡的貸款負擔，羅先生在大學四年（八學期）裡，竟然連續獲得全校第一名的榮譽，獲得了八學期的教育部獎。

5.逆境要反省，順境也要反省。因此羅先生的反省是：他研讀歷代狀元的史傳，很少有什麼大成就。爲何如此？他認爲：

(1)老是獲得第一名的人，只專注在要考的科目上，眼光難免狹隘。

(2)爲了讓自己保有第一名，因此讀書心得往往自己獨有，而不會積極與人分享，心胸難免狹隘。

先生遂以此爲警。

6.畢業後因政大中文系當時尚未成立博士班，因此考入師大國文所碩士班，畢業後就讀政大博士班。爲了兼顧生活，於東吳、淡江等兼課，因此時間切割得十分零碎。做學問往往是運用零碎時間爲之。

7.在政大教務長職時，兼空中行專校務主任，先生於巡視校園時，執事人趕緊送先生至住宿處，原因是他們急於打麻將。先生遂於行程中帶著全唐詩，

不但熟讀，而且依詩中內容加以分類，待完整時段中再整理成學術論文。

8.研究敦煌變文時，先生竟將變文逐一熟背，再尋查變文出處，遂發現：佛典本就有來自天竺、西域等之不同版本，而變文內容更往往將幾則佛經故事加以揉和，並加入民間傳說故事等。如目連救母中之母親罪業深重一事，在佛經本是優多羅母親的故事，云云。其後有些學者在作研究時，直接引述佛典出處，未再引述他的研究成果，但羅先生不以爲忤，認爲只要大家受用即可。

這些陳述十分感人。因此我結語時，特別提到：

1.自己也是梅縣人，並且今天方知：羅先生原來也曾是我在師大國文系的學長，甚感親切與榮幸。

2.自己出身中文系，雖然轉行研讀宗教，但中文系始終是我的娘家。中文系三大領域：義理、辭章與考據。我的所長是在義理。但我最喜歡研究辭章的老師。因爲「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我在羅先生身上看到的，正是「溫柔敦厚」的典範。相形之下，研讀義理的人往往比較銳氣，甚具孟子風格。孟子說：「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說是「不得已」，但說著說著，還是揮劍出鞘，步步進逼。

3.自己雖未有機會親炙羅先生座下，但一向視羅先生如自己的老師。有道是：「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因此即便沒聽過先生的課，只要從旁觀察他老人家的言行舉止，就已感覺自己是在展讀一本古書。

在開幕式時，我特別協同中文系柯金虎主任、應外系余金龍主任，致贈上好許朝宗先生的吉洲窯藝品——陶壺一座（許先生之作品與成就，請參看「府東洗壺工」所著：〈化土爲金的陶瓷工藝大師〉http://blog.udn.com/cty43115/3969213）。許先生之陶藝首創以鐵發色，灰色調中又有絲綢質感，高雅沉靜的鐵鏽花系列，這是名家手筆，而且經常是總統府致贈國賓的厚禮。

由於莉筠的堂兄李欽河先生，是許先生這項陶藝作品的彩繪家，因此我請莉筠助我購得，特別於羅宗濤講座教授榮退前的主題演講時段，在開場白時代表文理學院暨院屬各系，呈贈給羅先生。並且說明：羅先生是中文學界的耆宿、國寶，因此特以總統府送國賓的大禮敬贈給羅先生。

羅先生的老學生，政大宗教所李豐楙教授今日特前來聆聽老師的榮退演講，於羅先生演講畢，前來表示：

「送國賓的拿來送國寶，並且這陶壺的造型，於尊貴中又顯淡雅，恰恰與羅老師的氣質相契。」

羅先生笑說：他要將此視爲「傳家之寶」。

我們大家遂在演講台前合照了一張相片留念。

拜會馬總統談反賭議題

■釋昭慧

全國環境會議代表七人，前往總統府拜會馬英九總統。（102.4.22）

臉書留言錄（之八十八）

■102.4.22

全國環境會議代表七人上午十時拜會馬總統，預訂半小時，結果談了一個多小時，還欲罷不能。會後在府前右方的北一女門前召開記者會，然後一行社運朋友就步行到衡陽路的綠堤素食餐廳用餐，共商後續反賭場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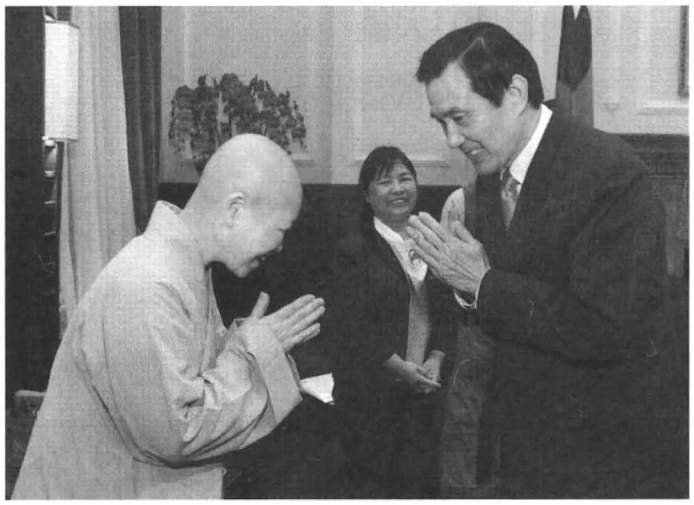
今天拜會馬總統並舉行座談的環保團體代表，有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執行委員、鹽寮反核自救會會長吳文樟、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賴榮孝、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董事長陳曼麗、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張宏林、「台灣生態學會秘書長蔡智豪、水患治理監督聯盟召集人徐嬋娟等人。個人則代表關懷生命協會與反賭博合法化聯盟雙重身份。政府官員則是環保署長與農委會主委，以及相關業管單位主管。

個人代表關懷生命協會，提出四點建言（不敢掠人之美，這是協會副理事長張章得與動督盟執行長何宗勳所提供的書面資料）：

壹、避免影響國際形象——堅持禁止開放鯨鯊蓄養政策

自2001年起，臺灣對於鯨鯊捕捉實施通報制度、總額限捕、體型及漁具限制等一連串的管理措施，到2007年11月正式公告全面禁止漁獲、持有或販賣鯨鯊任何相關產製品，至此，鯨鯊從傳統漁獲利用邁入全面禁捕。我國在鯨鯊保育與科學研究上皆獲得國際上高度肯定。

國內外保育團體於2011年4月拜會前教育部吳清基部長時，獲得吳前部長承諾終止引進鯨鯊計畫，同時指示海生館於適當時機放流現有鯨鯊。



昭慧法師代表關懷生命協會與反賭博合法化聯盟，與環保團體代表人士赴總統府，拜會馬英九總統。（102.4.22，後：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董事長陳曼麗）

然而，漁業署在本月3日訂定並公告「申請鯨鯊作爲教學或科學研究之蓄養及蓄養後放流審查原則（草案）」，透過裁量權進一步使蓄養鯨鯊符合行政程序，令人極度遺憾。

建請總統以正面的生命教育爲考量，並避免我國長久建立鯨鯊保育的良好國際形象不進反退，呼籲禁止開放鯨鯊蓄養政策。

貳、請總統到動物收容所了解流浪動物處境

我國動保法規訂，進入收容所的犬貓在公告後12天後即可宰殺，依據農委會所提供「全國公立動物收容所收容處理情形統計表」，我國去年度（101年）共有55316隻犬貓在收容所內被撲殺，安樂死率高達50.07%，而領養率僅有28.7%，其中屏東縣公立收容所設置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內，安樂死率竟是全國最高的99.9%，且極低的認領養率3.5%，在全國縣市排名倒數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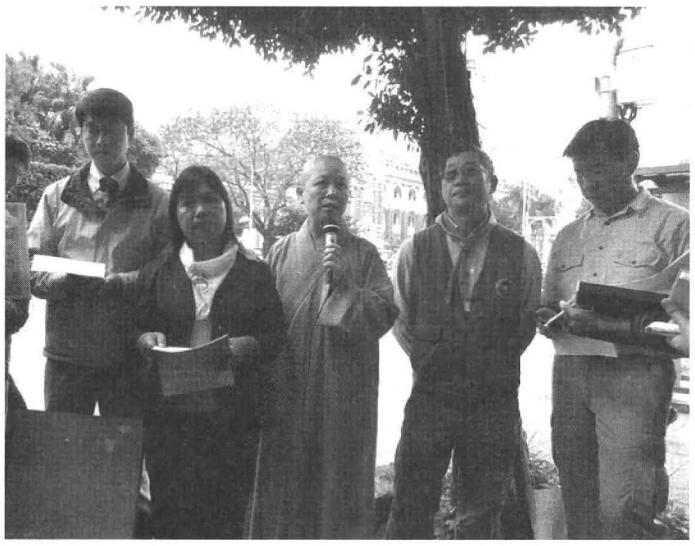
收容所的品質爲人所詬病，有的收容所沒有設置獸醫；場地設置於清潔隊內，所內環境衛生不佳；收容空間擁擠，造成不時爆發犬瘟及犬隻打鬥的情形。以去年爲例，高雄市和澎湖縣的收容動物在所內因故死亡的數量皆高於被安樂死數量。

參、建議促請中央與地方設立動物保護基金

公部門執行動保行政業務往往因人力不足且受制於財政預算分配的壓縮，形成動保行政困境的其中因素。再者，年度預算的編列係以中央與地方各級行政部門爲單位，而動物保護相關業務卻分屬在不同單位執掌業務中，當預算分別配置在各局處時，難以檢視各科目預

算是否直接用於動物保護項目。

101年，臺中市政府訂定「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使動保經費的來源和使用更具彈性，其基金來源包含捐贈收入。



拜會行程結束後，在總統府左前方召開臨時記者會。（102.4.22，左起：台灣生態學會秘書長蔡智豪、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董事長陳曼麗、昭慧法師、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賴榮孝、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秘書長張宏林）

本會認爲，在中央與各地方政府設立此公益性質的動物保護基金，以舒緩政府動保業務因過度依賴預算補貼造成的財政困窘，並藉由將資源整合用於提升同伴動物、野生動物、經濟動物、實驗動物福利與管理項目上，促使不同性質動物的業管單位，進行相關業務的協調，以降低部門各自爲政情形發生的可能。

肆、建請10月4日「世界動物日」發表動保政策白皮書

「世界動物日」從1931年呼籲對瀕危動物的關心，到目前已是國內外動保、宗教及各界團體彰顯對各類動物關懷的重要盛會。本會建請中央政府提出動保政策白皮書，不僅回應民間對政府在動保領域積極作爲的期待，也避免地方政府施政莫衷一是的情況。而在「世界動物日」發表我國第一部動保政策白皮書更展現國家在動物保護上的高度關注，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

個人趁本（4月22）日上午全國環境會議代表前往拜會馬總統之便，向總統表明了我的另一身份：反賭博合法化聯盟召集人，並提出了以下陳述與建言：

一、馬祖博弈公投，在縣長楊綏生爲財團背書，威廉・懷德和楊綏生在公投前對馬祖提出四大保證，包括：

1、南北竿大橋

2、北竿4C國際機場

3、國際級大學

4、提供縣民月領8萬元

四大保證絕對是空頭支票。特別是在面對105年少子化的嚴峻形勢，國內大概會有二、三十家大學倒閉，在馬祖建大學有何意義？

懷德公司和太極雙星國際開發公司一樣，都是空殼的掮客集團。太極雙星只有2億資本額，要吃700億工程；懷德卻承諾馬祖2,400億的投資。太極雙星的弊案，賴素如涉貪，已經是一個動搖國本的大案，而懷德還沒拿到賭牌，已經到國際上招搖撞騙。總統的清廉，我們不會質疑，但總統實不值得爲身邊的促賭人士背書，而留下歷史汙名。

二、楊綏生在馬祖博弈公投前夕，非但違反行政中立，積極出席促賭說明會，親自頒發廠商提供的摸彩贈品，還與財團共同簽署蠱惑馬祖鄉親，已有圖利特定廠商、涉嫌期約賄選之嫌。本聯盟雖已向特偵組與廉政署提告，但他們都不予理會。

三、福州市已率先表達，不會和馬祖變成一個博弈特區。北京也已經明確表明，如果馬祖開賭，中國將關閉和台灣方面的小三通。陸客來台觀光的後續發展，是否會因北京禁止民衆前來賭博而產生影響，值得國家嚴重關切。

四、正當博弈法（應正名爲「觀光賭場管理條例」）尚在行政院審議，各方人馬已動作不斷，擬將賭場推向台灣本島。現行草案甚至擬取消原先設置家數兩間、及投資規模十億美元的門檻，看來從台灣頭至台灣尾，賭場即將遍地開花。這些措施，明顯的是優惠了賭場大亨，卻將民衆置於險地。

五、新加坡賭場開放，原擬吸引國外賭客，不料本國民衆大量湧入。已將新加坡民衆入場費從50元提高到100元（台幣2000元），依然無法制止熾盛之賭風，屢傳賭徒跳樓自殺事件。外勞進場賭博，已造成新加坡企業人士與外勞照護家庭的疑懼。而當舖激增，並有上市上櫃的當舖，堪稱「新加坡奇蹟」。因此一旦台灣開涉賭場，本國人民勢必因賭場的易及性，而大量染上賭癮，成爲最大受害者。

總統答覆：「前政府（指扁政府）時代原已有三項方案（指在本島設置觀光賭場、賭馬與賽車），他本人並不贊成。」——顯然馬總統本人，對於目前政客與紅頂商人一唱一和地推動本島開放賭場，是不贊同的。

另外，馬總統也請我提供前述的新加坡賭場與當舖相關資料。顯然過往促賭政客與財團，總是將新加坡賭場當作學習標竿，但是有關新加坡開設賭場後所浮現的嚴重問題，總統過往並未獲得相關資訊，因此想要深入瞭解。

因此這幾天會整理出新加坡賭場相關資料。至於上市上櫃的當舖公司，我還眞忘了它的大名，可能得Google一下。若有新加坡朋友，知曉相關資訊，亦請提供爲荷。若摘錄媒體報導或官方資料時，煩請附網址爲荷！

兩項拜會過程中的小插曲：

1、當我提到全台灣流浪動物被安樂死者百分之五十以上，以及動物收容所之慘狀後，向總統說：「希望台灣每隻流浪狗，都能像馬小九一樣幸福快樂！」總統眼睛爲之一亮，告訴大家：「馬小九已經十四歲了，比我的年紀還大！」

2、臨別時，總統逐一向來賓握手。到我面前時，我忽然想起家姊盧慧昭居士，今晨知道我要拜會總統時，特別交代我要告訴總統：「總統的高中同

學盧定平，是我很要好的小弟，他與大伙兒曾盛情招待總統參訪溫哥華。」我於是遵囑覆述，一時記錯姓名，將他記成「盧安平」，總統立刻指出：「我同學叫做盧定平。」並詢問我：「他和令姐是？」我給一問也傻眼，因爲我大姐若有小弟，那豈不是我的哥哥或弟弟？我還眞忘了問她是啥關係，只好說：應該是乾姐弟吧！

許多友人懷疑，馬總統只不過是在敷衍我們，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得儘量向總統作出善意的溝通，希望他能聆聽更多來自民間的聲音，以及一些可能被掩蓋的資訊。連講話一向激越而甚得陳玉峯教授眞傳的志豪（台灣生態協會秘書長），都非常溫情地作了這樣的開場白：「我們與總統都是一家人，共同愛護我們的家園！」

但在核四議題上，雙方明顯的還是各說各話。只是原本安排半小時的會面，竟然暢談一小時而意猶未盡，總統答應一週內邀集各部會，針對與會代表的所有建言作逐一的答覆，若我們還有不滿，亦不排除再度會面。

最近護樹正夯的綠黨前發言人翰聲、公督盟執行長宏林、深圳發行量最大報的記者黎勇與澎湖反賭青年冼義哲，他們是另一ㄊㄨㄚ人馬，上午在我們拜會馬總統的同一時段，他們與宗勳在立法院，參加由陳節如與田秋堇兩位立委所共同召開的「譴責馬祖立委陳雪生推動賭場法」記者會——陳雪生在選前表態反對馬祖開設賭場，如今卻積極促賭，並將他的版本排入委員會議程，來逼令行政院趕緊提交博弈法版本，這種欺騙選民的行爲令人甚是不齒。

立法院記者會結束後，社運朋友趕來總統府前記者會現場，與我們七人會合。記者會結束後，我們十餘人就從總統府一路步行到衡陽路的綠緹素食餐廳餐敘，田委員助理秉亨也前來會合。

記者會後，昭慧法師與社運朋友步行到衡陽路上的綠緹餐廳用餐。（102.4.22）

請看：宗勳與我都是標準的「低頭族」——餐畢，大家交談時，我po文於fb，略述今日行程；宗勳（上圖左一）蒐尋今日相關新聞與照片。

從綠緹出來已將近下午二時，我們直奔中山堂，赴今日的第三ㄊㄨㄚ——在中山堂三樓的「台北書院」茶坊，與前監察院長陳履安先生、前台北市文化局長謝小韞女士、前新北市文化局長卿敏良女士等茶敘。

陳前院長十分關心台灣即將開放賭

昭慧法師、社運朋友們與陳履安前院長（右排前一）、謝小韞前局長（右排前二）、在中山堂台北書院茶敘。（102.4.22）

場的大事，他在中時看到謝、卿及洪惠冠（前新竹市文化局長）三人聯合與中時所發表的〈影響太大，賭災比核災更可怕〉後，向謝局長等主動表達了他的關切。

與陳前院長的前次碰面，是幾年前的事了，那時他蒞臨學院，並表達了對我所提倡之「佛門性別平等」議題的支持。

這次再度會面，我感覺他比以前更內斂了。當社運朋友們各自作滔滔表述時，他只是靜默而專注地聆聽著。等到大家發言已畢，他才逐一提出重點式的詢問，並針對政府推動博弈法的形勢，以及本日上午我與馬總統談賭場議題時的互動情形，作了一些精準的研判，並建議我：要將「總統並不主張台灣本島開放賭場」的訊息告訴記者，他提醒我們，這是本次拜會的重點。

啊！陳院長眞的是「寶刀未老」！他久經官場所歷練出來的，研判事理的犀利與敏銳，我們眞得自歎弗如！但在語默動靜間，我更深刻感受到的，是他那更爲深澈的恬靜與更爲廣大的慈悲！

謝前局長與卿前局長都是基督徒，謝前局長至今依然是市府文化局參事。她們挺身而出的壓力眞的很大，我很佩服她們爲理念而發言時，置個人在官場之處境於度外的道德情操！

中山堂的台北書院、茶坊與蔡明亮咖啡走廊，是謝小韞前局長在任期間的輝煌政績，去年9月16日，我曾於臉書留言，談到上次與她在蔡明亮咖啡走廊茶敘的感言：

一、頒獎典禮與長廊敘舊

九月十日，在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舉行績優宗教團體頒獎典禮，佛教弘誓學院爲績優社團之一，內政部李鴻源部長頒獎，性廣法師上台領獎。我是內政部宗教諮詢委員，也應邀觀禮。我旁邊坐的老者，是道教會前秘書長張檉先生。

內政部績優團體頒獎畢，於國軍英雄館用過素齋之後，受台北市政府謝小韞參事（前文化局長）之邀，與她在中山堂四樓的蔡明亮咖啡走廊晤談馬祖博弈公投事。

原來謝前局長竟然如此關切馬祖的未來，並且十分支持我們的反賭場運動，因此特別與我晤談，想瞭解反賭聯盟的未來走向，並且給我拜讀一篇她的大作：〈馬祖的賭局〉。

我非常高興，因爲她對土地、人心與文化資源的視野與格局，確乎與其他

官員迥然不同！

我當即告知：政客宛若賭徒，而且倘無賭徒性格，確實很難從政！政客與賭徒的「文化DNA」是一致的——選舉就是一種「贏者全拿」的賭局，而且政客與賭徒同樣容易心存僥倖，認定自己很可能就是「贏者全拿」的一方，可以一夕翻盤而黃袍加身。因此連江縣楊綏生縣長的喃喃囈語：「希望馬祖建設的資金一次到位！」「勝了很好，敗了也沒損失什麼！」那都是標準版的賭徒心聲。不但是他會拿馬祖來賭一把，台灣本島的促賭政客，何嘗不是個個摩拳擦掌，準備拿縣市土地來下注「翻本」呢！

謝參事聞言朗笑！她說，她在馬祖有些社運朋友，希望三年後可以一同推動馬祖反博弈公投。可見「居廟堂之上」者，依然有些「則憂其民」的諤諤之士！

午後燦爛的陽光讓咖啡走廊格外明亮，祝福謝參事，祝福馬祖，祝福台灣！

二、蔡明亮咖啡走廊聆聽老歌有感

謝小韞參事是在桃園縣文化局長任內，與我結下舉辦「石觀音文化節」的法緣，爾後數年來不曾碰面，但她致力於在地文化的發揚與創新，以及社區改造的決心與魄力，讓我深爲感動。後從桃園遷調至台北市擔任文化局長，任內整頓中山堂，讓三樓成爲雅緻而別具禪意的台北書院+茶坊，四樓則是蔡明亮咖啡走廊與藝文沙龍。

啜一口咖啡，打量一下中山堂屋頂與牆壁在斑剝中的歲月痕跡，耳邊傳來五、六〇年代的老歌，眞有「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之感！

小時候，經過板橋南門街頭，中央戲院對面的唱片行，留聲機總是大聲地播放著這些軟綿綿到讓我厭煩的「靡靡之音」，少年以後，更是期待成爲「聲樂家」，於是總得唱些諸如「天倫歌」、「冬夜夢金陵」、「我住長江頭」、「浣溪紗」之類「有氣質」的藝術歌曲。

轉眼年過半百，終日案牘勞形，鬢已星星，反倒剝脫了「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的分別心，感覺每一曲都很令人悅意，思緒也自自然然地被熟悉的旋律，拉回到歡樂童年！

這裡，還眞是聆聽紫薇、美黛、謝雷那些軟綿綿歌謠長大的三、四年級生，值得徜徉拾舊的好所在啊！

由於宗勳希望我回來後能抽空寫點本日拜會總統的內容，因此返回學院之後，立即開機作業。我眞是工作狂，不做則已，一做竟然連po數文！

動物權國際學術會議籌備會側記

■陳悅萱記

Peter Singer與Marc Bekoff教授在十一年前曾來台，91.11.27至關懷生命協會參觀，在理事長辦公室合影。（右起：昭慧法師、Marc Bekoff（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生物學教授）、Peter Singer、李瑞全教授、葉保強教授、性廣法師）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昭慧法師與性廣法師甫自香港祭弔慧瑩長老尼返台，旋與前來接機的張莉筠、陳悅萱居士，驅車前往台北陽明春天蔬食創意料理忠孝店，出席2014年以動物權爲主題的國際學術會議籌備會。

籌備會議另有錢永祥教授、張瑛文教授、關懷生命協會張章得副理事長、何宗勳執行長以及專員吳念諠小姐參與，會中詳細討論了國際學術會議的主題、日期、議程、推薦發表演講及論文之專家學者名單。擬邀請兩位西方動物倫理大師Peter Singer與Tom Regan蒞會作主題演講，並且針對研討會的運作細節、預計成效、論述內容等等，提出許多建設性的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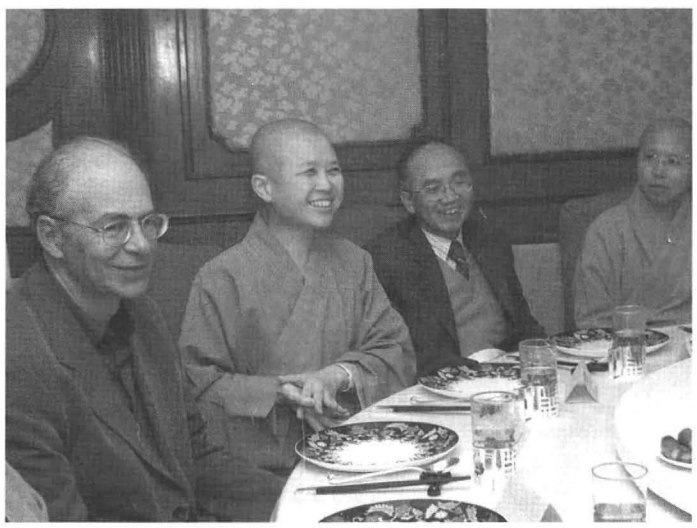
Peter Singer爲澳洲籍哲學家、應用倫理學家，1975年的著作《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被視爲動物解放運動的經典，也爲西方世界帶動一股解放動物的風潮。他曾任澳洲Monash大學人類生物倫理中心主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價值中心

「生命倫理學（Bioethics）」教授，並於近年休假期間風塵僕僕地「周遊列國」，以宣揚動物解放的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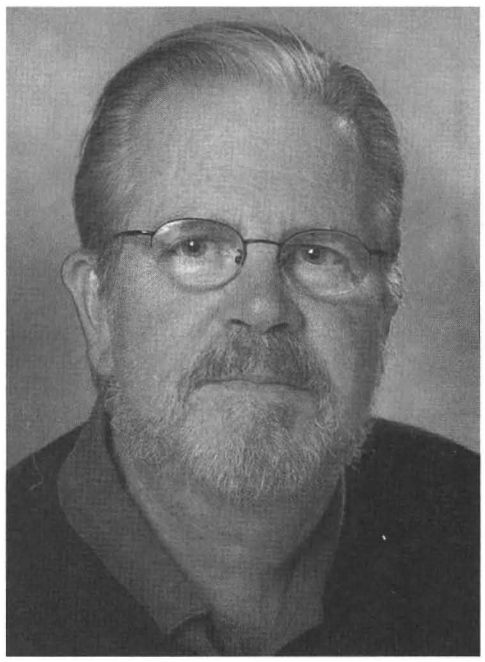
Tom Regan是專門研究動物權利理論的美國哲學家，從1967年開始在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任哲學教授，直至2001年退休，對動物倫理哲學有傑出的貢獻，被譽爲動物權利論的開山鼻祖。

Tom Regan的「動物權利」思想，雖與Peter Singer的「動物解放」觀點，在立論基礎上有相當大的差別，但兩者又可以交相參照，建構動物保護運動的理論基礎。更難得的是，兩人並不因論述不同而有所隔閡，反而友誼甚篤。

昭慧法師於籌備會中建議：以「世紀性人畜共通性疾病的動保觀點與對策」作爲研討會的主題，希望藉此一達到國安層級的議題，引起政府單位的重視，從問題的根源——飼養經濟動物的集約農場之動物福利及基因改造的問題，來思考兼顧動保倫理的對策。這樣



於凱悅飯店餐敘，交流東西方對動物倫理的觀點。（91.11.27 檔案照片，左起：Peter Singer教授、昭慧法師、李瑞全教授、性廣法師）



被譽為動物權利論開山鼻祖的Tom Regan教授

的建議，獲得了與會者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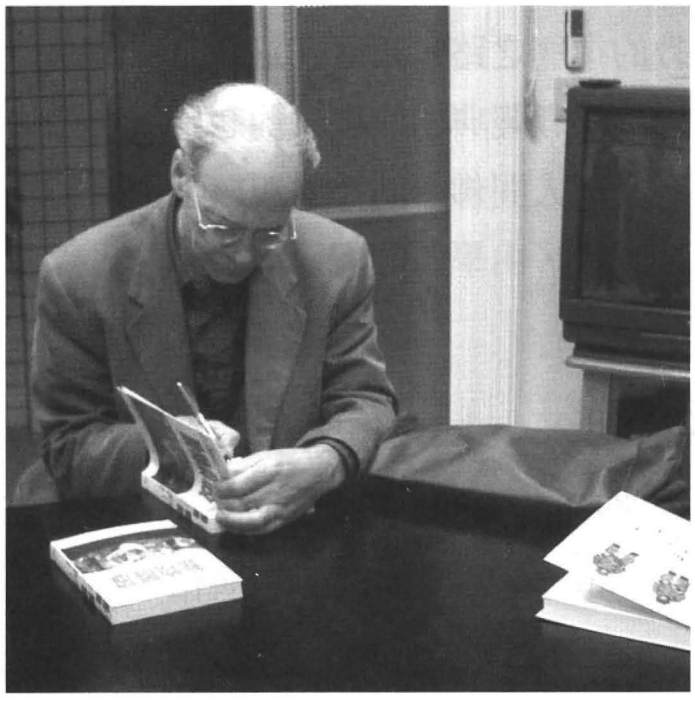
在動保運動的論述方面，錢永祥教授指出，一定要跳脫以人類爲中心的想法，動物權可以用與女性主義相同的邏輯來思考，既然女性主義主張女性應該成爲一個獨立的個體被對待，那麼同樣的標準也應該適用於動物。此外，台灣仍然是停留在「同情心」的層次，對動物的關懷應提高到「普世價值」的信念。雖然目前時空環境的巨變，經濟動物的保護可以與環境保護結合，例如節能減碳等，但這仍然是工具價值而非動物本身目的價值，亦即在動保運動上，仍屬將動物作爲「工具」的思考模式。

會後錢永祥教授請教昭慧法師：以佛教的觀點，人應當重視自己的生命到甚麼程度？例如老病之後，可以不惜一切，包括犧牲其他生命（包括動物），來延續生命嗎？

昭慧法師則回答：

每個生命都會對自己有強烈依戀，但是為了對自己有建設性，對他人不成為負擔，因此健康應該是一種義務。所以，重點不在壽命長短，而在於生命品質。然而在追求品質時，也要非常清楚自己的起心動念。若對生命的留戀是為了享受，那麼這就是欲貪；若是為了能替眾生多做一些事，而不讓自己心有餘力不足，那麼就是佛法所名之「善法欲」。

生命一定會死亡，但是死了又會再生，這樣生生死死的生命有甚麼意義？我在4月10日與古倫神父的那場對談裡，有聽眾問到這個問題，我的回答就是，生命的意義是「做功課」，如果不想再無謂地停留在生生死死的循環裡，那麼每一世都有該做的功課，直到最後解脫為止。除了自己的解脫之外，也有人希望幫助他人也達到解脫，那麼就有



Peter Singer於十一年前（91.11.27）來台，曾與Marc Bekoff教授至關懷生命協會參觀，並於其大作上簽名。

於凱悅飯店宴請Peter Singer與Marc Bekoff教授。（91.11.27檔案照片）

更多該做的功課了。

一般人都以為心是自由的，而身則是不自由的，陶淵明也說：「心為形役」。但除了鬼道與天道的眾生，其肉身的物質稀薄之外，其實，我們的肉身是展現心意識的工具，肉體是從我們的心意識所發展出來的，所以當身體已經不能展現生命的時候，以醫療延長的生命也就失去意義了。但是單憑這點理由，無法立刻證成「安樂死合法」，因為其中牽涉的層面太複雜，那又是另一個議題。

之後昭慧法師又從心識運作的道理，詳細地爲何宗勳分析死亡與受生的過程，與會人士不但參與了動保會議在大方向上的討論，並且還有機會聽聞佛法，甚感法喜。

以人爲本的菩薩觀
——印順人間佛學的論題核心

■李思凡（武漢大學宗教學系博士生）、徐弢（武漢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在海峽兩岸佛學界都享有盛譽的印順導師（1906－2005）是當代人間佛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的人間佛學在許多方面來源於「中國近代佛教的馬丁・路德」——太虛大師（1890－1947）的人生佛學。然而，對於太虛提出的「教理革命」，他又曾做出過一些「和而不同」的解釋。按照他的解釋，「虛大師所提倡的佛教改革運動，我原則上是贊成的，但覺得不容易成功。出家以來，多少感覺到，現實佛教界的問題，根本是思想問題……我不像虛大師那樣，提出『教理革命』；願意多多理解教理，對佛教思想起一點澄清作用。」[1]

印順導師之所以更加強調「多多理解教理」，是因爲他的人間佛學是以「契理契機」作爲方法論原則的。爲了「契機」，他當然要適應佛教現代化的要求而批判中國佛教中存在的諸種偏重「天神死鬼」而忽視現實人間的傾向；爲了「契理」，他又要把釋迦牟尼所傳的根本教法作爲其人間佛學的理論來源，並且試圖以印度後期佛教由於過度的「圓融方便」而偏離純正佛法的歷史教訓爲借鑒，來探求當代中國佛教的復興之路。正是在這種方法論原則的指導下，他才以原始佛教經典中的菩薩觀念及其在後世的發展演變爲參照系，把人間佛學的「論題核心」歸結爲了「從人而發心學菩薩行，由學菩薩行而成佛」的「人菩薩行」。[2]

一、論菩薩觀念之緣起

印順導師在具體闡釋這一「論題核心」之前，首先系統考察了菩薩（bodhisattva）觀念的起源和演化。他注意

1.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臺北：正聞出版社，1985年，第6－7頁。
2.印順：《佛在人間》，臺北：正聞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頁。

到，在《阿含經》原文中，本來是沒有菩薩一詞的，直到公元前二世紀的部派佛教時期，分別說部各派和大衆部末派才將當時傳說中的「菩薩」加入了各自的《長阿含經》和《增一阿含經》等誦本中。而它們之所以要如此，是因爲在部派佛教時期，對於佛陀遺體、遺物、遺跡的崇拜導致佛的崇高偉大得到了越來越強力的宣揚，並且逐漸在佛與弟子之間形成了某種差別：「佛以成無上菩提爲目的，聲聞弟子以證入涅槃爲目的。……佛在過去生中的修行，與聲聞弟子不一樣。釋尊在過去生中，流轉於無量無數的生死中，稱之爲聲聞、辟支佛都不適當。這麼多的廣大修行，多生累劫，總不能沒有名稱。佛是以求成無上菩提爲理想的，所以稱爲菩薩，就是勇於求成（無上）菩提的人」。[3]

印順導師由此認爲，儘管在佛教的漫長發展過程中，各家各派的菩薩思想經歷了各種不同的演變，他們對於菩薩所下的定義也不盡相同。但是從原初的意義上看，所謂菩薩就是指一切決心成爲「無上菩提」或佛菩提的人和有情。他聲稱：「菩薩，是菩提薩埵的簡稱，菩提與薩埵的綴合語。……在佛教的發展中，由於菩薩思想的演變，所以爲菩薩所下的定義，也有不同的解說。菩提（bodhi），譯義爲『覺』，但這裏應該是『無上菩提』。如常說的『發菩提心』，就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菩提是佛菩提、無上菩提的簡稱，否則泛言覺悟，與聲聞菩提就沒有分別了。……薩埵（sattva）是佛教的熟悉用語，譯義爲「有情」——有情識或有情愛的生命。菩薩是求（無上）菩提的有情，這是多數學者所同意的。依古代『本生』與『譬喻』所傳的菩薩，也只是求無上菩提的有情。」[4]

二、論菩薩觀念之本意

從上述思想出發，印順導師把自己的人間佛學或人間佛教思想的論題核心——作爲成佛之道的「人菩薩行」劃分爲了三個階段，即「凡夫菩薩」、「賢聖菩薩」、「佛菩薩」。由於他所說的「凡夫菩薩」不僅是成爲後兩種菩薩的必要基礎和先決條件，也最充分地體現他所倡導的人間佛教思想的本質。因此，我們需要以他關於「凡夫菩薩」的論述爲主要依據，來分析他的以人爲本的菩薩觀的基本特徵及其現實意義。

按照印順導師的定義，「凡夫菩薩：十善，本是人乘的正法。初學菩薩而著重於十善業，即以人身學菩薩道的正宗。太虛大師宣說的『人生佛教』，

3.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臺北：正聞出版社，1981年，第129－130頁。

4.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131頁。

即著重於此。」而在他看來，一個佛教徒要想成爲這樣的菩薩，至少需要達到兩個標準。第一，必須「具煩惱身」，即「不能裝成聖人」、「不裝腔作勢」，「不會標榜神奇，也不會矜誇玄妙，而從平實穩健處著手做起」。第二，必須「悲心增上」：即以「利他」爲重，而非像一般人那樣「急於了生死，對利他事業漠不關心」。

由此可見，印順導師爲「凡夫菩薩」規定的這兩個標準之所以至關重要，是因爲它們不僅與太虛所批評的那種「人天乘」思想有著本質上的區別，而且是對太虛所倡導的「人生佛教」思想的創造性發展。一方面，他對於「凡夫菩薩」的第二個特徵——「悲心增上」的論述是以「具足正信正見，以慈悲利他爲先」的原則爲基礎的，並且要求爲了一切衆生而修不殺不盜等十善行；而傳統的人天乘思想則是以「自私的人天果報」原理爲基礎的，並且狹隘地要求爲了個人或家庭的「人天福報」而修持。另一方面，他對於「凡夫菩薩」的第一個特徵——「具煩惱身」的規定與太虛對於強調「死」和「鬼」的中國佛教末流的批判既有相通之處，又存在著重要的差別。因爲按照他的理解，中國佛教所應對治的不僅僅是「死」與「鬼」，而且更應該包括佛法的「天神化」。也就是說，「具煩惱身」的「凡夫菩薩」不僅「離不了煩惱」，而且應該下意識地覺得自己有種種煩惱，以便自覺地反對那種把菩薩「天神化」的傾向。只有這樣，才能引導衆生認識到：「一切佛菩薩，都由此道修學而成，修學這樣的人本大乘法，如久修利根，不離此人間正行，自會超證直入。」也只要這樣，才能保證「不失人身，不礙大乘」，才是「唯一有利而沒有險曲的大道」。[5]

正因爲如此，晚年的印順導師在談到他與太虛的思想分歧時曾經明確提到，太虛的「人生佛教」所要對治的弊病主要是中國佛教偏重「死」與「鬼」的傾向，而他的「人間佛教」則把「天神化」的對治與否視爲克服這一弊病的關鍵之所在。[6]

三、論菩薩觀念之演變

通過對菩薩觀念的歷史源流的考察，印順導師還進一步以菩薩觀念的演化爲參照系，把一千五百年的印度佛教史區分爲三個時期，即以聲聞乘爲中心的初期佛教，以人（天）菩薩爲中心的中期佛教，以天（菩薩）爲中心的後期佛教。

他指出，「初期佛教，以出家的聲

5.印順：《佛在人間》，第103－104頁。

6.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第18－19頁。

聞僧爲中心，釋迦佛自身，舍利弗，目犍連，大迦葉們，都是現出家相的。……如穿衣、吃飯、住處都不怎麼講究，隨緣度日。少事少業，減除煩惱，林野風致，現出清淨自在的精神。……此初期的佛教，鬼神僅是世間悉檀，不加尊重，也不否定。神教的色彩極淺，迷信的方便極少。內重禪慧，外重人事，初期以出家解脫爲中心的佛教，是如此。」可是在大乘佛教興起的時代（中期佛教），「佛教的中心是演變了。處於佛教中心的佛與弟子，都現爲在家相。……這以在家爲中心的佛菩薩，表現了大悲、大智、大行、大願的特徵，重六波羅蜜、四攝等法門。」

與此同時，「天（鬼畜），不遠處於外圍，地位抬高了，處在左邊的地位。……海龍王、緊那羅王、犍闥婆王、阿修羅王，稱爲菩薩的也不少，連魔王也有不可思議大菩薩。這些天菩薩，在大乘法會中，助佛揚化，也還是本著悲智行願的精神，助佛說六波羅蜜、四攝等大乘法，不過增加一些神的特徵。」可見，這一期的佛教雖然是佛教人間化的開始，但同時也是天化的開始。然而，到了佛陀滅後五百年的三期佛教，「一切情況，與初期佛教相比，眞可說本末倒置。處於中台的佛菩薩相，多分是現的夜叉、羅剎相，奇形怪狀，使人見了驚慌。……至於現出家解脫相的，最在外圍，簡直是毫無地位！……由於天神（特別是欲界的低級的）爲佛教中心，所以一切神教的儀式、修法，應有盡有的化爲佛法方便。這即是虛大師稱爲以天乘行果而趣向佛乘的。」[7]

從上述歷史考察中，印順導師得出了一個對於今天海峽兩岸的中國佛教徒來說具有重要意義的結論，那就是後期的印度佛教一步一步地脫離了初期佛教以「人」爲中心的原則，變成了以「天」和「神」爲中心的佛教，從而違背了眞正的佛教教理。他還由此認爲，當代中國佛教徒要想通過回歸眞正的佛教信仰來擺脫目前的困境，就只能「以人爲中心，應攝取印度初中二期佛教的人菩薩的慈悲與智慧，特應從悲起智，而不取後期佛教的天菩薩法。」對於中國的佛教徒而言，這條說法顯得尤爲現實，因爲「中國所傳的佛教，天神化本來不深，也許聲聞的傾向要濃厚些。提倡純粹的人菩薩法，即由人法菩薩心，以悲智普濟一切有情，直趣無上正等菩提，應著重中期佛教，而脫離天神化的傾向。」[8]

7.印順：《佛在人間》，第40－44頁。

8.印順：《佛在人間》，第44頁。